

第四章 歷史的用處

本章主要目的，是針對歷史的用處作一番論述，在論述之前，有必要先對『用處』一詞作界定。何謂『用處』？所謂『用處』與『用途』一詞同義，指的是應用或需用的方面¹，以口語來說，即是應用、需用、可用的地方；與『功用』（用處、效能）或『功能』（功用）、『功效』（功能與成效）、效用（事物的功效）、作用（做出來的用處）等詞也相通²。而『價值』（一種事物對於人生的意義或功用的程度）、『目的』（所要達到的境地）、『目標』（目的）、『重要』（重大而主要）等詞³表面雖與『用處』一詞不相通，但在解釋時某些方面卻又與之有緊密關聯而有時可以相通。因此，本論文中所謂的『用處』一詞並不打算侷限於狹隘字面上的涵義，而是涵括與『用處』有關聯性的各方面；易言之，即是採廣義的『用處』說法。

或許有人會問，知道這些歷史的用處有什麼用？其答案與第三章第一節中所云知道歷史的涵義所引起的效用是一樣的：可以強化歷史的學習動機、增進歷史的學習效果；為從事歷史教育者所須知與解答學生疑惑用；可減少社會大眾對歷史的誤解，提升對歷史的重視甚至喜好程度。而且就人性現實與務實角度來看，知道歷史有什麼用對人們所引起的效用甚至更為強烈。

至於歷史到底有什麼用處呢？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的講法，有的部份講法相同或相似，有的卻相異。此外，由於所處時代不同及各種特殊原因之故，古今中外對歷史的用處亦有正、反兩方面不同的評價，今敘述如下。

第一節 華人的歷史用處諸說

中國文化悠久，史學發達，從歷代華人對歷史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歷史的種種用處：

一 先秦至秦漢時代

¹ 張嘉文主編，《辭海》，北縣土城：鐘文出版社，民 85，p684。

² 同註 1，p53、106、424。

³ 同註 1，p72、717、1117。

【先秦時代】

在先秦時代，華人的歷史處於胚胎、萌芽、生長的階段。早期有甲骨文的出現，為純歷史的記載，之後出現金文，歷史記載開始帶有歷史意識。不過早期對歷史的紀錄是由官方所掌管，所以設有一套史官制度，由史官專司紀錄歷史，所以『史』字最初的本義為史官，所記歷史內容也多為當時君王的文告與君臣間談話的紀錄，屬王朝文書的積累，其中以《尚書》為最具代表性的官方歷史紀錄；到了西周末年，由於政治社會經濟的變遷及史書紀錄形式技術的演進，以紀錄諸侯國為主的編年體『國史』開始出現。至春秋戰國時代，各項變遷較以往更加劇烈，無論是在對『歷史』的認識、歷史的用處或是史書的體裁、史書寫作的方法等，華人都較以往進步⁴，其中最顯著者為私人歷史撰述的出現，以孔子所著的《春秋》為此時期私撰歷史的代表。不論是官修的《尚書》，或是孔子私修的《春秋》等，從這些歷史作品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對歷史用處的想法，例如：

有以歷史作為記載用的：像《尚書》中便有多處提到商朝與西周有所謂記載歷史的典冊，如 多士 篇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⁵； 顧命 篇說：「命作冊度。」⁶； 金縢 篇說：「納冊於金縢之匱中。」⁷等。

有以歷史作為鑒戒、經驗總結用的，但多表現在政治上，且這類說法影響日後華人對歷史用處的看法極深，成為華人心中歷史用處的主流之一⁸。以《尚書》來說，其中《周書》部份便有許多地方反應出古代周人這樣的看法，例如： 康誥 篇中說周公在康叔上任赴殷封地前，以周先人的歷史經驗訓誡康叔，要康叔在殷的封地『明德慎罰』；周公說：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

⁴ 上述關於華人歷史的胚胎、萌芽、生長階段，見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市：五南，民91，p121、124 127、157 158。

⁵ (漢)孔安國，《尚書》，卷9，周書 多士第十六，北市：中央圖書館，民80年2月，p229。

⁶ 同註5，卷11，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p275。

⁷ 同註5，卷7，周書 金縢第八，p176。

⁸ 同註4，p131。

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 。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⁹。

次如 召誥 篇中有召公提到必須以夏朝、商朝滅亡的歷史為戒，召公說：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¹⁰。

又如 酒誥 篇中告誡周人，要以商朝歷史為戒，勿因嗜酒逸樂而亡國，篇中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王曰：『封，我西土棗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 』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 』。¹¹。

再如 無逸 篇中舉商朝明君與周文王為歷史榜樣，告誡周成王不要陷於淫佚，篇中說：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¹²。

其他如 立政 篇舉歷史上夏桀、商紂用人錯誤及周文王、武王用人成功

⁹ (漢)孔安國，同引前書，卷8，周書 康誥第十一，p190-191。

¹⁰ 同註9，卷8，周書 召誥第十四，p214。

¹¹ 同註9，卷8，周書 酒誥第十二，p199、201-204。

¹² 同註9，卷9，周書 無逸第十七，p234-236。

來告誡周成王要用賢人治國等，篇中云：

「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嗚呼！其在受德，馘為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友。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¹³。

而商鞅在秦國變法，亦以歷史的總結經驗，來說明其變法的正當性、合理性，以尋求支持，他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人只是「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¹⁴；又秦國宰相呂不韋集眾人之力作《呂氏春秋》，書中也提到歷史經驗的總結對現世的重要參考作用，其中有云：「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¹⁵；且五經中之《周易正義》卷三 大畜 象傳 篇也說，從歷史中可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¹⁶。總之，從上述中可以得知，『歷史』從先秦時代開始，在華人的心中，便具有鑒戒與經驗總結的用處。

有以歷史事實、變遷作為建立或發展學術例證用的。例如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有不少家的學說，便是拿歷史來建立或發展其學說，如道家老子認為古代是美好的，所以持『復古史觀』，主張回復到古老原始的社會狀態，稱為『小國寡民』；陰陽家(以鄒衍為代表)從對歷史的觀察中，歸納出所謂的『循環史觀』，認為每一個朝代的興起，上天都將發出預告，而受命的帝王將按照這一預告來判斷這一朝代的『德』在五德(土、木、金、火、水)中的相應位置，且五德循環，終而復始，故提出所謂的『五德終

¹³ (漢)孔安國，同引前書，卷10，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p257 258、261。

¹⁴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152。

¹⁵ (秦)呂不韋等撰，陸費逵總勘，台灣中華書局重校訂，《呂氏春秋》，卷15，察今，北市：台灣中華，民54，p18上。

¹⁶ (唐)孔穎達疏，陸費逵總勘，台灣中華書局重校訂，《周易正義》，卷3，大畜 象傳，北市：台灣中華，民54，p15上。

始說』；儒家孟子從過去歷史的發展與對現世的觀察中，察覺到民眾的重要性，體會出『重民史觀』，因而有『民貴君輕』仁政學說的主張提出¹⁷。

有以歷史作為褒貶、勸善懲惡、教化與維持社會風氣秩序用的。其中以孔子的歷史著作《春秋》為代表；『春秋』一詞甚至成為當時各國國史的統稱，象徵著『歷史』¹⁸。從後人對《春秋》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歷史在這方面的用處，例如《左傳》云：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¹⁹。

而戰國時代孟子亦提出他的看法，從孔子作《春秋》的動機來評價《春秋》，認為《春秋》是因為世道衰微，邪說暴行興盛而作，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²⁰。

又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回答上大夫壺遂詢問孔子為何作《春秋》的原因時，也評《春秋》說：

「余聞董生(董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

¹⁷ 以上各史觀內容參見瞿林東，同引前書，p150 152、157。

¹⁸ 同註17，p126 127。

¹⁹ 轉引自同註17，p134。

²⁰ 孟子，《孟子》，第三篇部份，滕文公章句下；出自(宋)朱熹撰，《四書集註》，北市：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民67年，p646。

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世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²¹。

故從上述《左傳》、孟子與司馬遷對象徵歷史的《春秋》評價中，可以得知歷史具有褒貶、勸善懲惡、教化與維持社會風氣秩序的功用。

【秦漢時代】

到了秦漢時代，由於大一統帝國的建立，整個國家結構與社會產生與已往極大的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大一統』的想法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並從政治方面開始，擴及於學術思想意識方面，使得學術思想意識亦漸趨於一統；包括歷史在內，『一統』也成為當時歷史家與歷史著作關切的核心問題。而『歷史』在這個時代的用處，首先便表現在政治上。

為了維持一統，『歷史』被許多當時的政治人物與學者拿來當鑒戒、經驗總結參考用，目的即是為了鞏固秦漢政權的統治，提供所謂的治國之道。舉例來說，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對學問並不重視，曾對大夫陸賈說自己以武力便取得天下，不須學問，陸賈即以歷史上的經驗來反駁這個說法，最後讓劉邦發現歷史在政治統治的重要性；他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

²¹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北市：鼎文，民 80 年 5 月，p3297-3298。

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據說劉邦聽完陸賈的話後，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覺得慚愧，並要求陸賈寫一部論史上國家興亡成敗的書，書成後，名為《新語》²²。又漢文帝時太傅賈誼見諸侯蠱張，社會風氣侈靡，於是向文帝上《治安策》，以過去歷史經驗為例，提出建議與解決之道；在諸侯蠱張方面，他說：「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所以建議文帝「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在社會風氣侈靡方面，他分析起源於秦變法後所留下的不良社會風氣餘毒，他說：「商君遺禮儀，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囊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所以要文帝親自過問社會風氣的事情，他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²³。又如漢文帝時，下詔求賢良，太子家令晁錯應選，在回答文帝的國事策問時，皆以歷史經驗借鏡回答，例如策問如何『明於國家大體』時，答『以古之五帝明之』；問如何『通於人事終始』時，答『以古之三王明之』；問如何『直言極諫』時，答『以五伯之臣明之』；問為何『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時，答『以秦事明之』，並指出秦朝興亡原因；且晁錯這些以歷史經驗為總結的回答，得到漢文帝的高度肯定，被遷升為中大夫²⁴。其他如司馬遷對歷史『借鑒』（借鏡）用處的肯定，但反對混同古今完全模仿，他說：「居今之世，志古

²² (西漢)司馬遷著，同引前書，卷 97，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p2699。

²³ (東漢)班固著，《漢書》，卷 48，賈誼傳第十八，北市：鼎文，民 80 年 9 月，p2237、2244、2245。

²⁴ 同註 23，卷 49，爰盎晁錯傳第十九，p2293-2297。

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混乎？」²⁵。

而以歷史為鞏固政治統治用，最明顯的莫過於班彪與班固父子所寫的作品，在他們的作品中，用歷史加上神學思想來強調漢朝統治的合理性、穩固性與正統(正宗)性，充滿了皇朝意識思想，這種皇朝思想不僅為當時統治者所需要，同時也為之後歷代統治所者推崇，影響後世頗深²⁶，例如班彪著有《王命論》，文中提到漢朝的建立其來有自，劉邦能當皇帝，實有歷史由來與天命，文中云：「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²⁷；又云「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始。」²⁷。而班固受父親班彪的影響，也有這種想法，所以在其歷史作品《漢書》中，也富有這樣的色彩²⁸，如《漢書》中說「漢紹堯運，以建帝業」²⁹、「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²⁹，並且更進一步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漢朝政權的合理性³⁰。

除了把歷史拿來與政治結合使用外，歷史在當時也用於學術的思想，作為主張統一思想的例證。關於思想的統一，是秦漢時代繼政治的大一統之後，極力想要追求的目標，秦始皇曾經企圖藉由箝制言論、焚書坑儒來統一思想，但未成功反而招致滅亡。西漢初年漢武帝下詔賢良，董仲

²⁵ (西漢)司馬遷著，同引前書，卷 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p878。

²⁶ 瞿林東，同引前書，p172、203。

²⁷ (東漢)班固著，同引前書，卷 100 上，敘傳第七十上，p4208-4209、4211。

²⁸ 同註 26，p172。

²⁹ 同註 27，卷 100 下，敘傳第七十下，p4235-4236。

³⁰ 同註 26，p201-203。

舒以「天人三策」應對，其中便運用《春秋》中大一統的歷史思想，對漢武帝提出統一思想的主張，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³¹。受到董仲舒的影響，使得原本就喜歡儒家學說的漢武帝決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³²，對中國日後學術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

此外，對於歷史在紀錄保存過去事蹟的這項基本功用，秦漢時代的人也是加以肯定的，且覺得很重要。例如西漢史家司馬談於臨終之際，交待其子司馬遷要克紹箕裘，完成其遺志，不要讓歷史記載失傳；他說：「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³³。而其子司馬遷之後也不負所望，完成《史記》一書；並在

回答別人關於寫作《史記》用意的問題時，指出歷史記載的重要性；司馬

遷說：「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³⁴；認為沒有

透過歷史記載把過去重要事跡紀錄下來，是失職，也是莫大罪惡與不應該。

關於歷史在褒貶、勸善懲惡、教化與維持社會風氣秩序的用處方面，秦漢時代也沿襲著先秦的這一傳統觀念，如東漢史家班固說歷史的功用為

「顯善昭惡，勸戒後人」，他說：「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

³¹ (東漢)班固著，同引前書，卷 56，董仲舒傳第二十六，p2523。

³² 漢書董仲舒傳中記載：「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見同註 31，p2525。)

³³ (西漢)司馬遷著，同引前書，卷 130，太史公自序第七十，p3295。

³⁴ 同註 33，p3299。

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諡號。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
虞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

³⁵；又如東漢學者荀悅說，歷史的用處為：「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
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
籍之淵林。」等³⁶；都是站在這個角度來闡釋歷史的用處。

至於最值得令人注意的，是西漢史家司馬遷對歷史用處所提出的獨到
見解。在給他的好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回信中，司馬遷除了解釋自己為何
沒有採納其建議的理由之外；並在信中提到自己寫《史記》的目的。而從
這封信中所談寫《史記》的目的，可以得知其對歷史用處的獨特看法。首
先，司馬遷說，他跟古人一樣，都是『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所以
才要藉由寫《史記》來『述往事，思來者』；而這『述往事，思來者』便
是他心中歷史的第一個用處；亦即把過去記載下來，使後人由歷史記載中
看見前人之志(包括他自己)。其次，司馬遷希望經由對這些往事『自托於
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處理，
來達到寫《史記》的另一個目的：『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³⁷；而這『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即是他心
中歷史的另外三個用處。何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根據瞿林東的研究，漢朝初年有所謂『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與天道不
變的觀念：人在地上的作為，受上天注定而帶有『天命』，同時人的作為
也會影響上天對人的降禍與賜福；天有一定的道理，是為天道，為不變的，
人必須順天而行；古代聖人離天道不遠，所以必須跡古、效古與反古³⁸。
按照瞿林東的看法，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即是要打破天與人的關係，
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其『通古今之變』即是要對歷史的演進過程
提出完整的看法，強調歷史中的『變』；其『成一家之言』即是要使歷史

³⁵ (東漢)班固著，同引前書，卷 20，古今人表第八，p861。

³⁶ (漢)荀悅撰，《前漢紀》，前漢紀序，四部叢刊初編史部，北市：台灣商務印，民 54，p3 下。

³⁷ 同註 35，卷 62，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司馬遷報任安書，p2735。

³⁸ 瞿林東，同引前書，p166、182、183。

成為一門獨立學問，從經學的附庸中擺脫出來³⁹。但個人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認為這三點也是指歷史的用處，分別為歷史在『弄清真相』、『總結經驗法則』與『養成自我見識』三方面的用處。

二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代】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由於政治長期處於分裂，時局動盪不安，以往秦漢時代的大一統不復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史學出現較往常更多元的發展，不僅史家輩出，且在史書數量及種類上，也出現遽增且種類繁多的現象，可說是史學的起飛時代。在這個時代，『歷史』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愈來愈受到重視。

首先表現在為現世政治與社會的服務上。自從班固《漢書》奠定皇朝史、斷代史的規模後，許多朝代政權極重視皇朝史的修撰，即使是政權更迭頻繁，興替匆匆的魏晉南北朝時代，諸國也各修其史；理由之一，即是想透過對前朝或本朝『歷史』的修撰，讓自己的政權取得合理性與正統性，鞏固政權的統治。例如蕭子顯身為南朝齊的宗室、梁的寵臣，在寫作《南齊書》時，因所處立場之故，在寫齊的建立時，對於齊之篡宋閃爍其詞，對於梁之篡齊則用很多篇幅揭露齊主之惡，以說明梁取代齊的合理性；又北朝許多胡人國家所作的十六國史，也是如此，所以《隋書》經籍志中說：「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紀錄。」；把這些『推奉正朔，假名竊號』的胡人國家歷史稱作『霸史』⁴⁰。此外，自從東漢末年興起品評人物(月旦評)的社會風氣之後，到了曹魏時，為了迎合社會風氣與取才任官之故，推行所謂的『九品官人法』，在『九品官人法』的影響之下，漢代以來的士族大為發展，

³⁹ 瞿林東，同引前書，p182 189。

⁴⁰ 同註 39，p224、252。

於此時形成特殊的社會階級，稱為『世族』(勢族)或門閥。在世族(門閥)的政治要求與意識形態之下，當時的人無論從事任何事情或職業，皆講究出身與門當戶對，所以有不少家史、譜牒、家訓、別傳、人物評等歷史作品應運而生，而這些歷史作品一方面把歷史用於家教門風的炫耀、維持與典範垂訓，如各姓家傳與家訓；一方面也成為『九品官人法』取才任官甚至門閥士族之間聯姻的參考，如史載中有云：「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又云：「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⁴¹；由此足見歷史在當時的用處與影響力。

其次表現在作為鑒戒與經驗的總結上。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朝代更迭的頻繁，使人們對史上朝代的成敗興衰更加關注，出現了所謂『辯興亡』的歷史作品，例如曹魏時曹冏作《六代論》，論夏、殷、周、秦、漢的歷史經驗教訓，並分析曹魏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書中云：「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西晉陸機作《辯亡論》，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論孫吳政權之興亡，文中云：「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

⁴¹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264 267。

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王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邁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⁴²；又南朝宋范曄在《後漢書》中從『人心』的角度論東漢的興起，書中云：「傳稱『聖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⁴³等；從這些歷史作品中，皆反應出歷史在作為鑒戒與經驗總結方面的用處。

對於褒貶、勸善懲惡及社會教化秩序方面，歷史也發揮著不小的用處。例如西晉司馬彪認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東晉袁宏撰《後漢紀》，藉撰述東漢史來闡發名教思想，他在該書序文中談到寫作目的是想藉由對東漢人物的敘述，來『觀其名跡，想見其人』，以達到『通古今而篤名教』的理想，又評東漢荀悅的《漢紀》有『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的缺陷，所以在他的《後漢紀》中要『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宏敷王道、前史之闕。』⁴⁴。而指明歷史在褒貶、勸善懲惡及社會教化秩序用處的，莫過於南朝梁學者劉勰所撰的《文心雕龍》；他於《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說：「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世，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此之勞。」⁴⁵；認為透過歷史可以『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並主張對於這些歷史功用的發揮，是史家應負之職責所在。

⁴² 瞿林東，同引前書，p268-271。

⁴³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12，論贊部份，北市：鼎文，民80年9月，p508-509。

⁴⁴ 同註42，p230-232。

⁴⁵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卷4，史傳十六，北市：明倫出版社，民60，p283、287。

【隋唐時代】

至隋唐時代，由於政治上再度地大一統，影響所及，史學出現了新的轉折。第一個轉折是私人修史受到限制，皇家加強了對修史的控制，並設立『史館』為專門的修史機關，完善了與之相應的史官制度，官修史書成績斐然；這不僅反應此時期國家對歷史的極度重視，也證明歷史在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正統性上有著重要的用處，所以國家的力量才會介入、壟斷修史的工作。第二個轉折是史學逐步擺脫經學的羈絆而在思想上自成一個領域，反應在歷史文獻整理與科舉考試上尤其突出，特別是科舉考試，可以看出歷史在這方面的直接用處。第三個轉折是史學批評趨於成熟，其中以劉知幾的史學理論為代表。第四個轉折是典制史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的研究範圍。第五個轉折是通史體裁的復興與歷史筆記開始發展⁴⁶。從隋唐時代史學的五大轉折中，可以看出『歷史』在這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與用處，今敘之如下。

在作為鑒戒、經驗總結方面：隋唐時代，由於統治者對歷史的重視，所以由國家壟斷修史的工作，並且重視歷史中所給的教訓與經驗，尤其是唐代，有鑒於隋的滅亡，更是強調歷史在這方面的用處。例如唐高祖下詔修梁、陳、魏、齊、周、隋六代史時，詔書要求史官修史時要『考論得失、究盡變通』，以達到歷史在『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的作用；唐太宗在官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完成時，於勉勵群臣的話中也提到這點，他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⁴⁷。又唐太宗一朝，更是以歷史作為治國之鑒與經驗提供的由來，締造出所謂的盛世。例如在論歷代興亡時，馬周曾向太宗上疏，備言歷代興亡之故，他說：「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

⁴⁶ 此史學五大轉折見瞿林東，同引前書，p283。

⁴⁷ 轉引自同註46，p285-286。

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在論隋之滅亡時，從各種角度，得到一個重要的概括結論：「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併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行，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在論唐初是否實行世襲刺史封建制度時，唐太宗還令群臣議論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多有從歷史經驗取經的⁴⁸；至於唐太宗本人在懷念大臣魏徵時，甚至感慨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殞逝，遂亡一鏡矣！」⁴⁹，更是明確地將『歷史』在了解時代興衰與預防個人犯錯的鑒戒用處指明出來。所以日後唐大臣吳兢撰有《貞觀政要》一書，刻意把唐太宗時代的政治及歷史紀錄下來，目的即是要後人以這段歷史為鑒戒、效法，作為治國典範；他在該書序文中明白地道出這點，文中云：「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⁵⁰。

在作為君王教育方面：由於唐代重視歷史的鑒戒教訓，君臣之間常從歷史角度評論歷代君王得失，所以『君主論』頗發達⁵¹。就在這種情況之下，唐代開始重視對儲君的歷史教育；也就是說，歷史被用於君主的養成

⁴⁸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358、362、379。

⁴⁹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71，列傳第二十一 魏徵，台北：洪氏出版社，民66年6月初版，p2561。

⁵⁰ 轉引自同註48，p363。

⁵¹ 同註48，p372-379。

訓練上，具有教育的功效。例如唐太宗撰有《帝範》12篇，是專給太子閱讀的政治讀本，但書中運用了大量的歷史資料，富有豐富的歷史見解，因而也是一本君主歷史教育書；在書中的序文，唐太宗指出歷史在教育上所發揮的鑒戒作用，他說：「自軒昊已降，迄至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誠雲爾。」⁵²。

在經世致用方面：隋唐以前，歷史對現世的用處，多半以間接的鑒戒、經驗總結為主，很少直接把歷史用於現世的實務上。到了唐代，杜佑撰《通典》一書，直接把歷史與現世實務結合在一起，透過書中對歷代典章制度的記載探討及歷史評論，杜佑企圖用歷史對當時唐朝的政治經濟等各項問題提出實際解決之道。在杜佑《通典》的影響下，『歷史』成為一種很實用、有用的東西，正如杜佑本人在書中序文所言：「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採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亦如李翰替《通典》作的序文所言：「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⁵³；『致用經邦』從此成為『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用處，它拉近了歷史與現世的距離。

除了上述幾方面的歷史用處之外，在隋唐時代，對歷史用處提出最多說明的當推唐代史家劉知幾。劉知幾著有《史通》一書，該書雖是談史學方法、批評史學的作品，但從他對史學寫作的主張與批評中，可以顯然或隱約看到許多他對歷史用處的主張。首先以評《春秋》為例，劉知幾提到歷史的用處為『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

⁵²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378 379。

⁵³ 轉引自同註52，p322 323。

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⁵⁴。之後，又於其著作中陸續提到許多關於歷史用處的講法；依他的看法，歷史的用處可分好、壞兩方面，只要撰史者具有史才、史學、史識⁵⁵，運用及秉持他所謂正確的方法、態度與精神來著史，再加上讀史者讀史時秉持著謹慎的態度⁵⁶，則將可以排除歷史的壞處而發揮歷史的許多正面用處，今陳述如下：

例如透過論贊，可發揮歷史『辨疑惑，釋凝滯』的功用，他說：「論者，所以辨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故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⁵⁷。

又如史書的寫作若透過嚴謹明確的態度來採錄內容文章，將可發揮歷史於留下真相(撥浮華 采真實)、移風易俗(化成天下)、幫助道德教化(別是非、申黜陟、聞義知徙、禁淫持雅)、反映國家興廢得失(察興亡)與鑒戒的功用，他說：「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故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又說：「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采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⁵⁸，

⁵⁴ (唐)劉知幾，《史通》，卷1，內篇 六家第一，北市：台灣商務，四部叢刊初編史部縮本，民54，p6上 p6下。

⁵⁵ 新唐書 劉知幾傳 中有云：「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見(北宋)歐陽修、宋祁撰，陸費逵總勘，台灣中華書局重校定，《新唐書》，卷132，劉知幾列傳第五十七，北市：台灣中華，民54，p2下。

⁵⁶ 劉知幾說：「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僨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見同註54，卷20，外篇 暗惑十二，p141下、146下。

⁵⁷ 同註54，卷4，內篇 論贊第九，p22上。

⁵⁸ 同註54，卷5，內篇 載文十六，p33上、35上。

並且說：「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⁵⁹。

又如歷史若經由良好的敘述表達，也俱有文學的功用，而且此歷史的文學功用永續存在，可使人受感化並且歌詠回味無窮，他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斃，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並且說：「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⁶⁰。

在談歷史家的修史精神、歷史評價與寫作筆法時，提到史家在忠於實事、不畏強暴脅迫的精神下，透過歷史評價與寫作筆法，可以發揮歷史彰善癉惡、懲惡勸善、激濁揚清的功用，例如他說：「況史之為務，申以勸戒，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⁶¹，又說：「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⁶²，且說：「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⁶³。

在談歷史書寫內容及史家應具備的才華時，採用東漢學者荀悅的主張⁶⁴；並加上自己的看法，提到透過史家的著述，可發揮歷史的八大功用：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

⁵⁹ (唐)劉知幾，同引前書，卷8，內篇 人物三十，p64上。

⁶⁰ 同註59，卷6，內篇 敘事二十二，p43下、47下。

⁶¹ 同註59，卷7，內篇 直書二十四，p51下。

⁶² 同註59，卷7，內篇 品藻二十三，p51上。

⁶³ 同註59，卷7，內篇 曲筆二十五，p53下。

⁶⁴ 東漢荀悅說，歷史的寫作有五大目的：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如此可以使「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可以使「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見漢荀悅撰，同引前書，卷1，前漢高祖皇帝紀，p4上。）

並且強調身為史家，要才高博學、不避強禦，發揮歷史彰善貶惡的功用，如此才能名重一時⁶⁵。

在談中國史官建置過程時，談到歷史書的重要性，也相對地點出歷史具有傳世不朽、記事載言、鑑戒懲惡勸善、作為世人與國家生存重要準則的功用，他說：「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又說：「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沓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⁶⁶。

總而言之，劉知幾在其歷史寫作方法理論中，或明或晦地透露出許多歷史的用處，他希望歷史能發揮正面的用處，當然，吾人也可從他的理論中反推，得知歷史在沒有好好處理下所產生的種種壞的用處。

三 宋元時代

【宋代】

到了宋代，由於外患與內政問題不斷，國家長期處於積弱不振的狀態；面對國家的積弱不振，宋朝士大夫、知識份子多充滿憂患意識。在憂患意識的影響之下，對歷史的看法也特別深刻強烈，特別重視歷史，希望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解決國家眼前問題之道；易言之，較以往更強烈地希望把歷史直接與現世聯繫在一起，發揮歷史的濟世用處；而首先表現的便

⁶⁵ (唐)劉知幾，同引前書，卷8，內篇 書事二十九，p63下。

⁶⁶ 同註65，卷11，外篇 史官建置一，p77下 78上。

是將歷史用在大家最關心的國家政治上。

為解決國家當前政治問題，『歷史』的鑒戒與經驗總結用處於宋代時特別被強調，舉例來說，北宋司馬光著有《歷年圖》，該書序文便有提及此點，文中云：「蓋言治亂之道，古今一貫，歷年之期，惟德視是而已。今採戰國以來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舉其大要，庶幾觀聽不勞而聞見甚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知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嗚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⁶⁷。

繼《歷年圖》之後，司馬光更進一步，花費二十年的時間，完成歷史鉅著《資治通鑑》，直接將歷史與政治結合，專提供歷史予帝王治國參考用；他在自述該書內容及主旨時提到這點，他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希望從而達到「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目的⁶⁸。日後元代學者胡三省於《資治通鑑》序文注解中也提及該書的作用；透過他的注解，亦間接指出該書背後『歷史』在這方面所具備的用處，他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強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⁶⁹。

北宋范祖禹著有《唐鑒》，也是著重歷史在鑒戒與經驗總結的用處，希望宋代以唐代歷史的興亡為鑒，他說：「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

⁶⁷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422。

⁶⁸ 轉引自同註 67，p432。

⁶⁹ 轉引自同註 67，p435 436。

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眾，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⁷⁰。而北宋文學家曾鞏與南宋理學家朱熹，也持相同看法；如曾鞏說：「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朱熹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⁷¹，其中『大機會』與『大治亂得失』便與歷史的鑒戒與經驗總結用處有關，這從朱熹的其他說詞中可以得到印證，他說：「人讀史書，節目處需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皆用背得，方是。」，又說：「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卻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⁷²。

除了把歷史緊密用於現世的政治上之外，在宋代，歷史也被用於存信史、寄憂思、警後人之用；許多當時的歷史作品，內容都是可歌可泣的憂世、泣血、忠憤之作；之所以如此，也是跟宋代國家多難、積弱不振所產生的憂患意識有關⁷³。易言之，歷史除了原有的記載、鑒戒與經驗總結用處之外，更明顯地具備了傷時感事，寄託與抒發情懷等心理情緒上的用處，不論是透過歷史的撰寫或是閱讀。舉例來說，宋代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撰《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這三部書都是感人、泣血的歷史代表作；又史學家袁樞撰有《通鑒紀事本末》，內容寄寓了他『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當時的詩人楊萬里讀了之後，給了這樣的評價：「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

⁷⁰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423。

⁷¹ 轉引自同註 70，p484、491 492。

⁷² 轉引自同註 70，p492 493。

⁷³ 同註 70，p423 424。

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⁷⁴；從楊萬里的這一番話，更加印證了歷史在人心理這一方面的用處。

在宋代，歷史也被視為具有『會通古今』的用處，這點與西漢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意思是一樣的，以鄭樵為代表人物。鄭樵著有《通志》，書中開宗明義便提到這點，他說：「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前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其會通之義，主旨有二：一是重視古今『相因之義』，意在貫通歷史的聯繫；一是重視歷代損益，意在揭示『古今之變』⁷⁵；這都是歷史所能帶給人的用處。

此外，歷史對於為人處世方面，也具有用處。例如受到理學影響，南宋理學家胡寅認為，歷史中所證明的義理，是人世社會應該依循的規範，對國君與大臣，尤其具有教訓與啟示的作用⁷⁶；又理學大師朱熹也持有相同看法，他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在分析《春秋》一書時，認為《春秋》所寫的歷史就是為人處世的『人倫』大道理，他說：「《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莊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又說：「《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賊伯而已。」⁷⁷。綜言之，在宋代理學家心中，歷史具有作為聖賢道理例證的功用。

至於歷史在褒貶、勸善懲惡用處方面，宋代時仍持這種看法，例如《冊府元龜》在談史官職責時，便透露出這樣的意思，書中云：「原夫史氏之

⁷⁴ 瞿林東，同引前書，p424。

⁷⁵ 同註74，p442-443。

⁷⁶ 張元，〈傳統史論與歷史教學〉，《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2卷5期，民81年2月，p6、p11。

⁷⁷ 轉引自同註74，p492。

職，肇於上世，所以記人君之言動，載邦國之美惡，著為典式，垂之來裔，申褒貶之微旨，為懲勸之大法。故其司筆削之任，慎良直之選。歷代審官，莫斯為重。」⁷⁸；又宋代學者葉適在評《春秋》史法時，也是持這樣的觀念，他說：「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以功罪為賞罰者，人主也；以善惡為是非者，史官也；兩者未嘗不併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錄世變也。」⁷⁹。

而其它有關宋代對歷史用處的說法，可見於宋代學者對史學的批評中。例如吳縝在論史學批評的標準時，影射出紀錄事實是『歷史』的最重要用處，他說：「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⁸⁰。又曾鞏在談『良史』的標準時，無形中也指出歷史有四大用處，他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⁸¹。而這四大用處即：『明』（顯現道理）、『道』（實用）、『智』（使人有所了解）、『文』（呈現情意，引人共鳴）四大用處。

又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上述宋代士大夫與學者對歷史皆持肯定的態度，但亦有人認為不然，著名者如北宋主張變法的王安石因釋《春秋》不成，把象徵歷史的《春秋》批為『斷爛朝報』⁸²，視歷史為無用不重要的東西，便是一個特例。

⁷⁸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480。

⁷⁹ 轉引自同註78，p490。

⁸⁰ 轉引自同註78，p483。

⁸¹ 轉引自同註78，p485。

⁸² 王洪鈞等作，《新聞理論的中國歷史觀》，綜論部份，台北：遠流，民87，p25。

【元代】

元朝時，蒙古人滅宋建立盛大統一的元皇朝，由於元朝本身是由邊疆入主中原的政權，為了表示其政權的正統性，元朝一方面修蒙古的歷史，一方面也承認過去宋、遼、金政權的存在，故也修宋、遼、金三朝的歷史。因此，在元代，多民族史學呈現進一步發展，而史學的其它方面在元代亦有發展。大體來說，元代時，『歷史』的用處呈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歷史作為紀錄保存往事之用：如宋元之際，「國可滅，史不可滅」的觀念出現，元將董文炳在南宋首都臨安陷落時，蒐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國史院，理由是「國可滅，史不可沒，宜悉收以備典禮。」；又元朝官員劉秉忠認為「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⁸³；官員王鶚則說「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⁸⁴；皆顯現出歷史至少在保存往事這點功用上的重要性。

第二，歷史作為鑒戒、經驗總結之用：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向世祖建議修蒙古歷史時，附修遼、金二朝史，理由是可作為鑒戒、保存功績以讓後人知道，他說：「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⁸⁵。之後遼、金修史工作因『義例』問題延宕下來，至元順帝時右丞相脫脫再次請修宋、遼、金三朝史，元順帝下詔允准，宋、遼、金三史修撰才得以完成。在元順帝的詔旨中，可以看到『歷史』作為鑒戒、經驗總結之用的地方，詔旨中說：遼、金、宋三朝「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聖德得天下遼、金、宋之由，垂鑒後世，做一

⁸³ 轉引自簡後聰，《歷史學的本質》，北市：五南，民 78 年 7 月，p139。

⁸⁴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557 558。

⁸⁵ 同註 84。

代盛典。」⁸⁶；而元朝學者戴名世也持這樣的看法，故於《南山集·史論篇》中說：「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興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憚惡，而為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蔽者，惟有史以維之也。」⁸⁷。

第三，歷史作為『會通』之用：以馬端臨所作《文獻通考》為代表。馬端臨在此書中主張歷史作品要具有『會通因仍之道』，他說：「《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而所謂的『會通因仍之道』，馬端臨認為至少包含兩方面，一是『理亂興衰』，二是『典章經制』，所以他特別推崇《資治通鑑》與《通典》二書⁸⁸。而使人對於『理亂興衰』、『典章經制』有所認知，就是歷史在『會通』方面的用處。

四 明清時代

【明代】

元朝末年，朱元璋從蒙古人手中取回政權，建立明朝，從此進入明朝時代。在明代，對歷史也頗重視，雖然明代無官修國史，但在其它方面的史學著作卻頗豐富；且從這些歷史著作中，可以得知『歷史』對明代的人來說有哪些用處，今陳述如下：

在作為鑒戒、經驗總結方面：以修《元史》為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滅元朝後，對於元朝歷史修撰與否，曾表示仍有需要，理由是歷史在『記成敗，示勸懲』這方面有重要的用處，他說：「近克元都，得《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又說：「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

⁸⁶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558。

⁸⁷ 轉引自王洪鈞等作，同引前書，史官制度及歷史記載精神，p164。

⁸⁸ 同註86，p542-543。

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無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⁸⁹。又薛應旂著《憲章錄》，希望後人以『歷史』作鑒戒、經驗典範，此點可從其門人為該書所寫的跋文中看出，文中云：「吾師武進薛先生恭集我祖宗列聖寶訓，題曰《憲章錄》，蓋以成憲典章，萬世所當遵守，且追宗夫子『憲章文武』之意，以寓『從周』之義也。」⁹⁰。又如陳建仿司馬光《資治通鑑》撰《皇明資治通紀》，也是希望藉由著述來發揮歷史在鑒戒與經驗總結的用處，他於書中的『凡例』云：「此紀仿《資治通鑑》而作，凡群書所載，必有資於治者方採錄之；細故煩文，無資於治者弗錄。」；又云：「此紀敘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是非，一皆考據群籍，直書垂鑒，不敢虛美隱惡，以乖史筆。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誰毀誰譽，覽者幸鑒。」⁹¹。故從上述諸例中可以得知，明代人對歷史的用處有這方面的認知。

在作為經世致用方面：明代人對歷史在經世致用上的認知，較往朝的人深刻，例如鄭曉面對明朝『驕溢則橫而干紀，窮困則濫而思亂』的社會危機，著手撰《吾學編》，希望『略敘先朝典制』以『明鑒戒』⁹²；何喬遠著《名山藏》，內容廣博，對現世頗有助益，時人評其書曰：「讀 典謨 諸記可紹衣祖考，讀 天因 諸記可寅畏上帝，讀 禮樂 諸記可陶淑性情，讀 刑法 諸記可明慎出入，讀 河漕 諸記可協國而安民，讀 兵、馬、茶、鹽 諸記可興利而蠲害，讀 臣林 諸記可進君子，讀 雜林 諸記可退小人，讀 烈女、高士 諸記可揚幽貞而獎廉靜，讀 方外、貨技 諸記可抑淫巧而服要荒。」⁹³。而發揮歷史在『經世致用』用處的莫過於明代各種經濟史著作及典制史的出現。以經濟史來說，有明

⁸⁹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583。

⁹⁰ 轉引自同註89，p592。

⁹¹ 轉引自同註89，p594-595。

⁹² 同註89，p588-589。

⁹³ 轉引自同註89，p590。

一代，舉凡治河、漕運、水利、農政、鹽政、荒政與民生有關的經濟專史便有許多⁹⁴；以典制史來說，則以《明經世文編》為最具代表性；該書為集多人之力所完成，且具有濃厚的經世致用色彩，其『凡例』文中便有提到這點，今錄之如下：「儒者幼而治學，長而博綜，及致治施政，至或本末眩瞶，措置乖方，此蓋浮文無裨實用，擬古未能通今也。徐子孚遠、陳子子龍，因與徵璧取國朝名臣文集，擷其精英，勒成一書，如採木於山，探殊於淵，多者多取，少者少取；至本集所不載而經國所必須者，又為旁採，以助高深，共為文五百卷有奇。人數稱是，志在徵實，額曰《經世》云。雖未敢云聖朝之洪謨，亦足當經世之龜鑒矣。」⁹⁵。

在作為歷史教育方面：雖然『歷史』在明代的科舉考試中所佔的地位不如以往重要，但特別的是，明朝的最高統治者對功臣、勳貴的歷史教育卻極為重視，多以歷史作為鑒戒之用⁹⁶。然除了鑒戒之用外，明代最高統治者對歷史的重視大概也與歷史教導忠君、愛國的用處有關。此外，由於明朝學者對前人歷史著作的節選、摘錄與重編，致使歷史著作在明代有了通俗化的形式，甚至出現了屬於蒙學、鄉塾的歷史讀本，這使得歷史教育在明代更加廣泛地深入社會民間⁹⁷，對後世影響頗深。

另外，明代學者王世貞在論史學時，曾針對『國史』、『野史』、『家史』的價值作評論；從他的評論中，也可以看出歷史的用處之所在，他說：「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典章、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⁹⁸；其中『敘典章、述文獻』、『徵是非、削諱忌』、『贊宗閥，表官績』指的即是歷史的用處。

⁹⁴ 這些書的名稱見瞿林東，同引前書，p610 616。

⁹⁵ 同註94，p596 597。

⁹⁶ 同註94，p620 621。

⁹⁷ 同註94，p617 621。

⁹⁸ 轉引自同註94，p627。

【清代】

至清代，由於滿清也是以邊疆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再加上有南明勢力以及鄭成功的抗清，使得清朝採取高壓與懷柔的統治政策。在高壓與懷柔的統治政策下，清初學者一方面從歷史中檢討明朝滅亡的原因，一方面從事歷史的考證工作，一方面持續發展史學理論；因此，在清代前期，關於歷史用處的說法也有所發展，表現在下面幾個地方：

首先，在經世致用方面：受到明朝滅亡的刺激，有不少明朝遺民學者從歷史中檢討，特別強調歷史應發揮在經世致用上的用處；易言之，歷史要與現世結合，有用於現世，可說是歷史經世致用思想極濃厚的一個時代，其中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為代表。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用『歷史』批判封建社會下君主專制制度與社會種種不良習俗⁹⁹。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書中除了用『歷史』論歷代興亡外，還直接強調歷史在經世致用上的用處，他說：「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¹⁰⁰，又說：「史者，垂於來今以作則者也。」¹⁰¹，指出歷史有助於經世；此外，王夫之又主張實踐歷史，他說：「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¹⁰²；至於要如何實踐歷史、用歷史經世呢？王夫之認為還是要透過歷史的鑒戒作用，來作為現世所作所為的啟示導引，並指出其方法為「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¹⁰³，亦即把歷史與現世結合在一起來思考。另外，

⁹⁹ 瞿林東，同引前書，p662-665。

¹⁰⁰ 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合刊)》，卷6，光武，北市：里仁，民74年2月，p156-157。

¹⁰¹ 同註100，卷20，太宗，p711。

¹⁰² 同註100，卷末，敘論四，p1113。

¹⁰³ 同註102，p1114。

王夫之又著有《黃書》共七篇，該書性質如同一本民族宣言與治國方略，書中提到說，有人問他寫這些與歷史有關的文章有何用處，如果把它們擺在明朝滅亡前，可以救明朝的國基嗎？甚至質疑王夫之在明朝滅亡後寫這些文章的行為就好像把魚丟掉之後才去找捕魚的工具，是放馬後砲的行為，於事無補；但王夫之則不這麼認為，他說，孔子當年寫春秋，情況不也是如此？又說在太平盛世中，杞人憂天是無用的，痛苦勸諫說了難聽的逆耳之言，只會給自己招來災禍，人只有在嘗到失敗後才會痛心推究其原因，這是王夫之所以在明朝滅亡後寫《黃書》的原因，目的仍是要後人發揮歷史的鑑戒作用¹⁰⁴。顧炎武亦強調歷史在經世致用上的用處，他說：「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¹⁰⁵，又說歷史可以使『為王者所取法』，可以使一般人在各種情況下能『舉措得當』¹⁰⁶，都是指歷史對現世的用處；其著作《天下郡國利病書》更是其『經世致用』思想的代表作，書中序言云：「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¹⁰⁷，其中『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充份顯示出他作這部歷史書『經世致用』的目的。

或許是受到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清初不論是史學家或大小官吏，多認為讀歷史可獲取歷史教訓或得到可用的經驗，如康熙時張廷玉等人進明史表中云「金鏡高懸，璇書廣運，參觀往跡，考得失之源，懋建猶猷，昭示張弛之度，無感無荒，而熙庶績，化阜虞絃，克寬克仁，而信兆民，時存殷鑒。」¹⁰⁸；乾隆時州縣幕僚汪祖輝說為官者應多讀歷史，他說：「凡意計不到之處，剖大疑，決大獄，史無不備」；嘉慶時嚴如煜針對海防問題，提出明朝對海上倭寇用兵的記載，指出歷史是『得失之林也』，後人可以

¹⁰⁴ 黃宗羲、王夫之著，楊家駱主編，《梨州船山五書》，《黃書》：後序，北市：世界書局，民63年7月三版，p37-38。

¹⁰⁵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679。

¹⁰⁶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北市：聯經，民77年12月，p200。

¹⁰⁷ 同註105。

¹⁰⁸ 轉引自簡後聰，同引前書，p145。

『鑒於成憲，其罔有衍』¹⁰⁹。

其次，在呈現、紀錄事實方面：清初在高壓政策的影響下，興起了歷史的考證學派，在純考證學派學者眼中，歷史的用處僅為呈現與紀錄過去事實的真實，其中以王鳴盛為代表，王鳴盛說：「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蹟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予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記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紀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此外又何多求邪！」¹¹⁰；而這樣的看法，與傳統華人歷史重褒貶的看法相較，是大異其趣的。

另外，在關於國家、民族方面：清代學者龔自珍一方面察覺到『歷史必變』的特質，一方面關心時局，具有國家、民族的危機意識¹¹¹。或許是因為如此，故他於《古史鈎沉論》中提到歷史對國家、民族各方面的維繫具有很重要的功用，他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¹¹²，把過去宋元以來『國可滅，史不可滅』的觀念進一步延伸提升到另一更高的層次。

從清代前期史學理論的發展裡，亦可看出歷史用處之所在。例如章學誠著有《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二書，書中有不少他個人對文、史學術上的看法。以史學來說，他認為歷史著作應該『例簡而義益加精』，歷

¹⁰⁹ 轉引自胡昌智，同引前書，p194。

¹¹⁰ 轉引自瞿林東，同引前書，p687。

¹¹¹ 同註110，p711-713。

¹¹² 轉引自林榮模等作，《性格與歷史》，《性格與歷史》，北市：中小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民78年7月，p2。

史應該發揮義理，借用歷史史事可使人們對先人事而存在的『道』逐漸有所認識¹¹³，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¹¹⁴，又說「孔子治春秋，竊取其義，亦以示生命之本，使人不忘百姓耳，不知生民之本，德義之府，治史果何為乎？」¹¹⁵。而『義理』的發揮顯然需要藉由對歷史的褒貶與評斷來達成，如此便與古人所謂歷史『善善惡惡』的功用相同，差別在於他強調『德』在『善善惡惡』中的作用，而把這個歷史功用稱作『史德』，列為史家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¹¹⁶；他說：「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騷(離騷)與史(史記)，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王，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

¹¹³ 胡昌智，同引前書，p195-197。

¹¹⁴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北市：新陸書局，民48年12月，p45。

¹¹⁵ 轉引自簡後聰，同引前書，p141。

¹¹⁶ 梁啟超曾針對章學誠所謂的『史德』作出闡釋，他說章學誠所謂的史德，簡單地說，指的就是對過去毫不偏私，善惡褒貶，務求公正。但因為完美的史德不容易養成，所以梁啟超也指出一般人在史德方面最容易犯的幾個毛病：誇大、附會、武斷。以上見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附補編)》，補編部份：史家的四長，北市：台灣中華書局，民70年6月，p13-16。

¹¹⁷。此外，章學誠也在其書中指出，歷史具有參考及比較對照、突顯古今存在意義的功用，他說：「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為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為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為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¹¹⁸。

五 近代至民國時代

【近代】

到了近代，中國面臨前所未有之變局，在西方外力入侵，內部動亂產生的情況下，中國展開了一連串的革新與變法運動；同時西學也漸漸地傳入中國，對傳統的中國學術產生影響。以歷史的用處來說，受到政治革新變法的影響，清末知識份子企圖從傳統歷史中尋找因應變局之道，但因無法找到，導致歷史的功用受到質疑，像廖平便否定歷史為：『芻狗糟粕』；主張變法的康有為，也有類似與廖平相同的看法¹¹⁹，並在無形中把中國自漢代以來的歷史價值加以否定。另外，在受到西學刺激與國事多變的影響下，近代有不少人主張改造傳統中國史學，倡導所謂的『新史學』，其中以梁啟超最具代表性。在梁啟超的新史學主張中，歷史的用處被賦予新的意義，可視為近代頗具代表性的說法，這個意義為：『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所謂賦予新意義指的是將過去未被人所察覺的有意義活動，重新復活找出來，或者是將過去被人誤解看錯的活動重新改正過來，或者是將過去本來完全沒有意義的活動，忽然看出其意義來；而所謂的賦予新價值指的是把過去的事實從新估價，其價值可分為一時的與永久的價值兩種；所謂的供吾人活動之資鑑指的是

¹¹⁷ 章學誠，同引前書，史德，p45-47。

¹¹⁸ 同註117，說林篇，p75-76。

¹¹⁹ 胡昌智，同引前書，p201、203。

從社會與個人兩大方面來思考，社會方面：透過歷史可以了解社會各種現象的由來，從整個人類活動觀點來看，也可以透過歷史得知自己的立足點與責任所在，以了解該如何做，個人方面：透過歷史對外可以增長知識、『益人神智』，使人學會各種事情的應付方法，對內可以鍛鍊精神，看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可以使人擇善而從¹²⁰。

【民國時代】

民國以來至今，受到西學的影響更深，學者們紛紛提出自己對歷史用處的看法，其中不乏夾雜西方的觀念於自己的說法中，今例舉如下：

(一)就早期學者而言：有錢穆、劉節、李樸生、羅香林、張致遠等人。錢穆說，歷史教育的功能(即歷史的功用之一)在於使讀史者能夠『曉事、知人、識時』，以便對歷史上的『學術系統、思想派別、文學流變、藝術境界、社會型態、政治組織、時代背景、文化精神等』有所會通¹²¹。

劉節說，依他的看法，歷史有五種用處：第一，歷史可以增進道德，由歷史中我們可以得知人類為什麼要有道德、道德的發展過程及道德在怎樣的狀態下影響到我們的行為。例如過去歷史家用舉例儆戒的方法來達到此目的，直接說明是非對錯，現在則大都採取暗示、證悟及感應法：如透過宗教史的學習，暗示出人類的道德實現是如何進步發育；透過社會史的學習，在社會進化史裏證悟出道德行為之發展，了解道德是隨社會的進步而進步的，有助於人們對道德的實踐；透過教育史的學習，感應出一個人的行為成長有各種因素要考量及有各種教育方法可使用，為人類道德行為的塑造養成教育提供啟示與參考；此外，歷史中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可以使人們起一種道德上的感應作用。第二，歷史可以擴充智慧，一般說來，人類智慧表現的面向極廣，表現在思考方面的稱為『學』，表現在技能方面的稱為『術』，合稱為『學術』。歷史學的每一種學術史都能夠就每一門

¹²⁰ 梁啟超，同引前書，史的目的，p5-11。

¹²¹ 轉引自黃俊傑，《歷史的探索》，北市：水牛，民79年4月，p8。

學問之演進程序作很扼要的敘述，使學者在得知如何的情狀下，用思考獲得新的智慧，以造成繼往開來；易言之，人類智慧發達史(如學術史)有增加人類智慧的功能。第三，歷史有助於文化發展，歷史顯示人類文化演進有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與適應自然(返於自然)三階段，透過文化史的學習，人們得知超脫蠻性(弱肉強食)增加理性是人類文化演進的原則，得知從自然法則中證悟出真正的人為法則，這將有助於人們由愚昧到自覺、由被動到自動、由他律到自律、由無主到自主，對人類未來文化之發展，是有助益的。第四，歷史可以推求世變，歷史以人類為主體，人類的優缺點會造成歷史表現出光明與黑暗不同層面，但不論表現如何，後一代的歷史都潛伏在前一代的歷史之中，即世變潛伏在歷史中，應該從早推求，但這裡所謂的推求世變並不是整天在那裡感嘆世風不古，而是用正確的目標與方法來探求歷史的原委以及帶給我們的啟示，這樣才能發揮歷史推求世變的功用。第五，歷史可以敘述民族性，如透過民族史(內容包括民族體質、民俗、語言、民族分合流變)的描寫，可以將民族的個性與特性呈現出來。此外，他又認為，歷史有寄託感情的功用：過去的史實，有令人奮發的，也有令人懊喪的，對歷史作者而言，可於其歷史作品中舒發自己心中的積鬱，如同孔子於《春秋》中寄託賞善罰惡、正統與正義的感情；對歷史讀者而言，歷史作者在書中所寄託的動人感情與情緒，也能夠使讀者發生共鳴，對往事發生悲喜的感情，甚至起而效法聞風興起¹²²。

李樸生以他一生學歷史的經驗，來闡明歷史對人的處世受用，指出歷史可以供人資鑑參考、有助於了解現在，並且在人們求美名的天性上，透過歷史的褒貶作用，可消解若干人們想續做壞事的動機，更可導發若干曾做壞事的懺悔¹²³。

羅香林說，歷史知識是重要的，可從人、事功、民族國家、社會學術

¹²² 劉節，《歷史論》，台北：正中，民 37 年 5 月，p15 25、48 51。

¹²³ 李樸生，《我學歷史的處世受用》，我學歷史的處世受用，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 58，p1 22。

發展四方面來看。他說，人與人的關係是歷史的；任何事功的表現，也是與歷史相關的；民族國家的組成發展，是歷史演進所致；社會的發展，學術的長成，也要靠歷史的演進來說明。他甚至指出，沒有歷史的知識，則一切學問便像沒有來源的水池，隨時可枯乾的；不了解歷史的演進，則一切事端的由來，都必難以分析，將導致古今聯結的脈絡斷絕，先人寶貴的經驗捨棄¹²⁴。

張致遠認為，歷史有下列幾大用處：第一，歷史有教育大眾的價值與目的，透過史家良好的寫史藝術，可以發揮歷史對於一般人文教育的價值；因為歷史是人文教育的基礎，沒有歷史知識，其他方面的門徑也會是永久關閉的，至少是半開半掩的；像我們在讀各種文學作品時，如果能知道該文學作品創作的歷史背景及它們所述內容之歷史時，將有助於我們對該文學作品的了解；在欣賞與瞭解各種建築與繪畫藝術時，也能因歷史知識的豐富而提高對它們的興趣，甚至在瞻仰欣賞後，設法去認識它們的歷史。第二，歷史可以滿足我們對過去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它可以開拓我們的胸襟，使我們的精神思想不至於拘泥目前的困擾；它可以對我們提示許多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它可以使我們枯燥無味的現實生活變成富有詩意的過去，且它本身是有趣且動人的。第三，歷史可以針對現在給予資鑑。透過正確的歷史，我們可以瞭解自身及別人思想與情感的由來，如此可以減少雙方的誤解，作出適當的反應，並促進彼此間的相互諒解。第四，歷史可以增加我們的智慧，使我們思想進步，至少不至於過分愚蠢，因為透過研究過去人類社會的各種問題，有了充實的歷史知識後，我們便能夠瞭解其中的因果關係，才不至於舉止失措或判斷錯誤。此外，多讀歷史也能使我們養成一種習慣，即對於世界大事作廣泛而又深遠的見解。第五，歷史是身為良好公民或成為具有思想的人所必備的條件，一個知識份子若不懂歷史，他的教育程度就不能做一個良好的公民或一個有思想的人¹²⁵，直

¹²⁴ 羅香林，《歷史之認識》，北市：宗青圖書出版公司，民 67 年 12 月，p119。

¹²⁵ 張致遠，《史學講話》，台北：中華文化出版，民 41 年 9 月，p89-99。

接道出歷史反映人類人事的變化。易言之，透過歷史，可學得做人處世的道理。

(二)就當代學者而言：有劉昶、簡後聰、王賡武、張元等人。劉昶認為歷史引導人們面向未來，使人認識自我，為人們的自我選擇提供一種必要的認識，進而使人偉大、重視自己。他引用德國哲學家謝林的話說：「使人得到解放，脫離客觀世界的恐怖，這是理性的一次大膽冒險；這次冒險是不會失敗的，因為人將隨著認識他自己和自己的力量，而變得更加偉大。如果讓人意識到他現在是什麼，他就會立刻知道他應該是什麼；讓他在理論上重視自己，他就會緊接著在實踐上重視自己。」¹²⁶。

簡後聰在他的研究中說，歷史有許多正面用處，也有負面用處的地方，¹ 正面用處如：第一，歷史可啟迪思想、增加智慧，從吸取過去經驗的紀錄中，可避免再有類似事件的發生，也有助於待人處世。第二，歷史可以帶來樂趣，像透過歷史的閱讀，可發揮歷史想像的樂趣；透過歷史的探索，可豐富我們對週遭事物的體味，使我們有歷史感，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與知識上的享受。第三，歷史能使我們打破個人生命的界限而與人類歷史相連，經由研讀歷史，找到歷史的樂趣，到創造歷史，改變歷史，成為永恆的歷史人物。第四，歷史是可應用的，具有實用的功用，如透過研究過去，說明變遷過程，可以對現在產生明顯的意義。熟悉歷史將有助於我們從事各行各業與人才的培養；歷史可提供我們鑑戒的參考，給我們歷史的教訓，像因為知道歷史上戰爭的可怕，人類進而避免求戰，促進世界盡量走向和平。第五，歷史具有高度的教育價值，因為透過歷史教育可傳承國家民族和社會，甚至家族的過去，進而建立共同意識，同心團結一致為歷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負責。第六，歷史是人類進化與文明的樞紐，影響文明的發展，像世界上最進化最文明的民族，即是最重視歷史的民族。² 負面用處如：一些野心家濫用歷史，以歷史為宣傳的武器，將人

¹²⁶ 劉昶，《人心中的歷史——當代西方歷史理論評述》，北市：谷風，民 78 年 1 月，p301。

們帶向歷史的不歸路，像二次世界大戰義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對簡後聰先生而言，歷史珍貴之處，在於把已發生過的事實的真正，以及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揭露出來；且他認為，歷史以充滿美而對人類有價值，醜的事實則因其有鑑戒和教誨的作用而予以記載流傳下來，兩者間，宜盡量選擇美的事實，以進一步達到善的標準¹²⁷；指出歷史不但有揭露事實真相關係的作用，更進一步可以用來提昇人的道德，使人棄惡向善。

中國史、東南亞史及海外華人史研究專家、曾任香港大學教授及校長的王賡武，曾對歷史的功用有過進一步的研究，對歷史的用處闡釋頗多，他說歷史一般而言至少有三種用處：一是為集團、家族、氏族或部落的需要提供過去某一時候的民間回憶，使之有助於維護集團的身份和增強集團的生存能力；二是功利主義式的，透過過去的事例來訓誨人，用以激勵個人和公眾的德行，並透過歷史實際經驗的累積，向人們在追求完善本身的努力中展示何者應為、何者應戒；三是作為一種研究生與死亡意義的工具，用以了解人在世間所處的地位與必將發生的事，可能有助於使人懂得自身的命運和理解其人生；這三種用處彼此是互相補充、互不排斥的。為此，王賡武先生更透過實際的例子來說明歷史的這三種基本用處；他說，首先，以一個國家的建國而言，必須謹慎研究該國的歷史，負責與理智地運用歷史來幫助完成建國的責任；其次，若一個國家不了解自己過去的成敗得失，不了解現有風俗習慣、法律與制度的起源，以及為國家作出無數決策的理論基礎，它就將一事無成，尤其事當一個國家要想考慮民眾的需要和期望而走向更成熟的民主制度之時，情況更是如此，因為人們總是需要知道現狀的歷史基礎以及他們的國家在某地區、國際間與世界上所處的地位，以便為將來作好準備；最後，就歷史本身而言，透過對歷史精神更深入地探究，將有助於全人類理解自身的希望與恐懼，例如，人類的『人道』到底是靠什麼在維護運作？這大概可從過去的歷史中發現其答案¹²⁸。

¹²⁷ 簡後聰，同引前書，p221 241、193。

¹²⁸ 王賡武，《歷史的功能》，歷史的運用，香港：中華書局，民79年11月，p17 19。

王賡武在其作品《歷史的功能》自序中，更對歷史的用處提出了總結與補充說明，大概可歸為五點：第一，不論任何人或任何地方的人，都有他在世的使命，要不辱這個使命，便必須如《漢書》中評蘇武所言『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那樣，把每一項『故事』（即歷史）認真學習，從中汲取經驗，藉以幫助完成人生在世使命。第二，歷史具有『教化』的作用，以現在話來說，就是歷史知識有助於人類的進化，王賡武先生在此特別強調『好古』（對歷史的喜好）與『尊古』（對歷史的尊敬與重視）這兩點，與中國過去傳統的『法古』（採用過去歷史出現的同樣做法）、『泥古』（拘泥過去歷史的做法而不知變通）屬不同概念；他說，透過『好古』，孔子要求我們培養一種尊重與關心過去的態度，有了這種態度，我們便可以當之無愧地去指望主宰過去，然後經由歷史的學習來了解社會國家的變遷，進一步徹底明瞭歷史變化的進步性。第三，『歷史知識』不像『歷史學』般是個枯燥無味、普通人難得了解的科學專長，它（歷史知識）與時事沒有直接關係，也不是一種實用的『科學』，雖然史學家不一定懂得現實，也不一定策劃什麼新的治國方針，但歷史如果能夠透過史家精闢的分析使大家對時事多些了解，或者幫助辦事的人達到比較明智的抉擇，將是可行且很有價值的事。第四，歷史知識是寶貴的，透過留意歷史的過程與趨勢、甄別出有助於教訓我們作用的史實，將有助於我們所面對的困難，發揮歷史的大小用處。第五，歷史是構成社會民主的眾多知識之一，一個社會越民主，越靠多數人有知識（包括歷史知識），夠客觀、真實與準確的歷史，可作為社會輿論的大基石之一¹²⁹。

張元針對錢穆先生的說法加以闡釋，指出歷史教育尚有實際、趣味、開拓心胸、接觸人生之大局面的功用，並把錢穆先生所說的那些功用視為是傳統中國史學觀念在歷史教學中發揮作用的產物¹³⁰。

¹²⁹ 王賡武，同引前書，著者序，p2-3；中國之好古，p56。

¹³⁰ 張元，〈略論傳統史學在歷史教學中的作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5卷4期，民83年12月，p140-142。

綜合本節所述，不難發現，除了特殊原因之外，整體而言，華人對歷史用處的說法是持正面肯定態度的。而在這諸多說法中，在時間上，大概可以近代作為分界點，近代以前，華人為君主王朝的國家政治形態，在王朝的統治下，形成一套對歷史用處的傳統說法；近代以後，華人面對國家型態與世界局勢的改變，再加上受到西學的影響，對歷史的用處產生了些異於傳統的說法：其中有傳統的成份、有西方的成份，也有自己的新見解。在此試著將傳統的說法與近代以後的說法約略整理如下：

(一)在華人傳統說法方面，歷史的用處大概如下：

紀錄事實用：這個『事實』本指過去發生的一切，到後來變成指事實的『真相』，『紀錄』也從帶有主觀意識的紀錄到所謂考證學派主張的『純』事實紀錄。然而『純』紀錄事實就整體而言，在傳統時代並非主流。不管如何，保存過去，把過去紀錄下來，是歷史的最基本用處。

鑒戒、經驗總結用：傳統說法特別強調歷史的鑒戒與經驗總結作用，希望從歷史中取得教訓或可用的經驗。對傳統王朝而言，歷史這方面的用處有助於他們治國、鞏固政權、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對個人而言，歷史這方面的用處也有助於做事及為人處世。

政權合理性用：透過歷史的修撰，尤其是官修歷史，解釋國家政權的合理性、合法性，取得所謂的『正統』。

建立或發展學術例證用：各門學說，都可拿歷史作實例，來解釋其學術思想或主張。

褒貶、勸善懲惡、教化與維持社會秩序用：透過歷史對好、壞、善惡的記載批判，可引導人向善，進而促進良好社會風氣，有助於社會秩序的維持。

教育用：把歷史中具價值的部份抽取出來作為教材，上至君主王公貴族，下至庶民老百姓，都可以透過這套歷史教材加以教導。不論是做事或是修身為人處世，歷史都能發揮教育方面的功用。

『經世致用』用：把歷史與現世需要結合在一起，讓歷史成為是實際有用（實用）的東西，要有益於世，與大眾有關。

『通古今之變』用：透過歷史可了解古往今來的演變過程，從中歸納出變遷的法則，有助於解決問題，又叫『會通』之用。

解答疑難、疑惑用：心中有任何疑問，只要與歷史有關，都可以向歷史尋求答案。

傳世不朽用：個人生命有限，故透過歷史的記載，可以使事蹟達到永恆，流傳千古。

了解生存之『道』用：透過對歷史義理的發揮，可使人明瞭萬物生存的道理。

文學功用：歷史記載透過良好的文字敘述，詞句優美，具有文學欣賞的價值，使人回味無窮。

維繫國家民族用：歷史凝聚向心力、團結心，使國家民族得以不墜或不至於成一盤散沙。

參考對照、突顯古今用：有過去才有現在，如果沒有過去歷史的存在，現在將失去意義，是好是壞也無從比較起。

寄託與抒發情懷等心理情緒用：透過對歷史的撰寫或閱讀，可發揮此點作用。

敘志向用：如司馬遷透過撰寫《史記》，讓後人了解他的用意、志向。

養成自我見識用：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之一，是想把自己對歷史的見解及看法評論寫於書中，而這也造成日後許多史書都有所謂的史論、史家想法在其中。吾人不論撰史或讀史，都可以透過經由對別人見解的思考，培養出自己的一套

看法，這是歷史對自我見識養成的功用。

(二)在近代以後華人的說法方面，排除傳統的說法不論，歷史的用處大概如下：

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用：這是梁啟超的說法，意指透過對歷史的研究，可使我們對事物有新的一層認識，也使該事物有新的意義與價值，例如本來以為沒價值的，經過歷史研究，發掘出其價值所在。

增加與擴充個人智慧用：歷史提供許多寶貴的鑒戒與經驗，透過與歷史的接觸與學習，可以增加與擴充我們個人的智慧。

開拓胸襟用：歷史可以開拓我們的胸襟，使我們的精神思想不至於拘泥目前的困擾或狀態。

滿足好奇心、求知慾用：當吾人對某事物或歷史本身好奇，想進一步了解該事物或是想多知道歷史本身的內容時，可經由對歷史的接觸，滿足這方面的需求。

帶來樂趣用：透過對歷史著作的閱讀或經由對歷史的探索，可以為我們帶來許多樂趣。

認識及重視自我用：歷史引導人面向未來，使人認識自我，為人們的自我選擇提供一種必要的認識，進而使人偉大、重視自己。

突破個人生命界限用：透過歷史與古今人物接觸，與人類相連，並從歷史中找到自我，進而創造歷史，改變歷史。

了解在世間所處地位用：歷史探究生死，有助於人懂得自身生命與理解人生，進而了解人在世間所處的地位。

提供回憶，助生存用：透過歷史的紀錄，提供人們所需要的回憶，有助於

人們的生存。

了解現在(現狀)用：歷史提供現狀的由來，有助於我們了解現在。

完成人生使命用：吾人透過歷史，吸取吾人所要的經驗，以幫助吾人完成人生在世的使命。

作良好公民或有思想之人的必備條件用：要成為一個良好公民或有思想的人，必須具備某種水準的教育程度，歷史是教育程度中必要的知識之一。

作為人文教育的基礎用：歷史是人文教育的基礎，沒有歷史知識，其他方面的門徑也會是永久關閉的，至少是半開半掩的，亦即歷史知識，有助於對其它與人文相關的科目或學問的了解。

發揮民主用：歷史是構成社會民主的眾多知識之一，可作為社會輿論的大基石。

助文化發展、人類進化用：透過文化史的學習，人們得知人類文化演進的原則，得知真正的人為法則，有助於人們由愚昧到自覺、由被動到自動、由他律到自律、由無主到自主，對人類未來文化之發展，是有助益的，同時文化透過歷史累積，也有助於文化的發展與前進。

賦予現在生活或事物予價值及意義用：例如歷史可以對我們提示許多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它可以使我們枯燥無味的現實生活變成富有詩意的過去。

總而言之，無論是從傳統或是從近代以後華人的說法來看，華人對歷史用處的看法頗為豐富，正反映出華人是一個史學發達、重視歷史的民族。當然，華人關於歷史用處的說法還有很多，並不限於本節所提；本節只是盡可能地蒐集網羅匯集之，不全之處，在所難免，所以在此特別言之。

第二節 外國人的歷史用處諸說

在外國人的看法方面，以西洋為主要例子來說，歷史用處的說法也是隨著時代而改變的，今依時段分述如下：

一 西洋上古時代

【古荷馬及希臘時代】

在古荷馬及希臘時代，荷馬著有《伊里雅德》、《奧狄賽》兩大史詩，透過文學的筆法呈現歷史，不僅可娛人耳目，尚敘述出希臘祖先與異族及大自然間的鬥爭；更重要的是，它啟發人的心智，告訴人們的淵源由來及生存歸宿，昭示人們像英雄祖先般從事生存鬥爭，承繼、保存及發揚祖先的光榮，大大地提高人們現實生活的意義¹，這是歷史對人類生存意義很重要的激勵塑造、指引與闡釋功用。之後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著有《歷史》一書，書中提到他寫該書的目的，也道出歷史之所以存在的用處；他說，希望透過對材料(歷史)的發表，使人類功業的記憶不致因年深日久而被遺忘，使人類的豐功偉績不致於失去它固有的光澤，而且能把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又希臘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談到歷史的用處時，認為：缺少神話的東西，讀起來可能不太合乎聽眾的口味，但對於那些想清楚地了解過去、想將重複發生的情況和事件也按照人類事物發展規律性進行明晰了解的人而言，是有益處的。至於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則認為，歷史的用處只是為了查明事實的真相。大體上而言，希臘時代所寫的歷史，除了提供人們藝術享受(早期希臘歷史作品有一部份是在節日裡當眾朗誦)、為了得到光榮或權術外，主要用處還是在於滿足人們對保存事件記憶的需要及提供實際情況²。

【羅馬時代】

¹ 劉昶，《人心中的歷史——當代西方歷史理論評述》，北市：谷風，民78年1月，p4。

² J. W. 湯普森著，謝德風譯，李活校對，《歷史著作史(上卷)》，北京：商務印，民85，p30、31、34、41、50、53。

到了羅馬時代，開始大量強調歷史的實用性，歷史被認為具有許多實際的用處，例如像羅馬史學家波里比阿(Polybius)便認為歷史是一種用實際例子教導民眾行為的哲學；他說，歷史的特殊功用在於能使人明白某種政策或政見的成敗原因，因為單單敘述一個事件的發生固然有趣，卻沒有什麼借鏡教育的意義，只有當敘述事件的內容再以事件發生的原因加以補充說明時，歷史的研究才能富有意義，並且在我們自身環境的類比研究上，使我們得到推測未來的手段和基點；而研習過去，也能使我們更謹慎、更大膽地面對現實；波里比阿甚至從歷史的角度說明希臘世界應該適應羅馬的統治³。而政治家老伽圖(Cato the Elder)則深信透過歷史可以勸善懲惡、灌輸愛國主義思想、宣傳道德並借以塑造青年人的性格，故在其書《起源論》中大量引用格言及實例來探討道德⁴。又史學家李維(Livy)也說，研究過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歷史的光芒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式各樣的事例，且應以這些事例做借鏡，如果是好的，我們就模仿著去做，如果是罪惡昭彰會導致身敗名裂的，我們就要引為大戒，竭力避免⁵。至於史家塔西佗，則更是注重道德，在他看來，歷史的目的(用處)在於說教⁶；他說：「我認為，歷史之最高的職能就在於賞善罰惡，不要讓任何一項嘉言懿行湮沒不彰，而把千秋萬世的唾罵，作為對奸言逆行的一種懲戒。」⁷。總而言之，羅馬時代的人認為歷史在作為『教訓』、『典範』及其他方面上，具有很多的實際用處。

二 西洋中古至文藝復興時代

【中古時代】

到了中古時代，由於基督教勢力籠罩全歐洲；受基督教的影響，歷史

³ J. W. 湯普森著，謝德風譯，李活校對，同引前書，p78-80。

⁴ 同註3，p92-93。

⁵ 轉引自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北市：允晨文化，民87，p58。

⁶ 同註3，p126。

⁷ 轉引自同註5，p59。

的用處多與基督教有關，易言之，『歷史』具有宗教上的功用。舉例來說，西元 410 年，日耳曼西哥德人洗劫羅馬城，當時許多非基督教人士將這空前浩劫歸罪於基督教，為了答覆這個指控，基督教神學家聖 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著《上帝之城(天主之城)》(City of God) 來解釋歷史的演變。依聖 奧古斯丁的說法，天主不僅是宇宙的創造者，也是它的統治者；人間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逐漸展開。世界分成兩個部份，一是天上的『天主之城』，一是地上的『地上之城』(City of the Earth)，天主給人畫了一張『藍圖』，人類的歷史——大至國家興亡，小至個人成敗——都是這張藍圖的實現，也是『天主之城』與『地上之城』不斷衝突的結果，而『天主之城』將得到最後的勝利。為達到這個最終目的，歷史上的一切事件，在『神佑』(Divine Providence) 策謀下，依序出現，而基督教是實現這個最終目的最後方法⁸。在聖 奧古斯丁這樣對歷史的解釋之下，『歷史』被分成『俗世的』與『神聖的』兩種，且這些(俗世)歷史皆以基督教神聖的歷史為其中心軸，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目的(用處)也在於體現人類走向天國的『天路歷程』⁹，即展現上帝的意志。除了著《天主之城》來解釋歷史的演變之外，聖 奧古斯丁還授意其門徒奧羅西烏斯 (Paulus Orosius) 著《反駁異教徒之七歷史書》(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用歷史事實來反駁前述的指控，顯然帶有『護教』的色彩¹⁰。故從聖 奧古斯丁、奧羅西烏斯的作品可以得知，『歷史』被套上神學色彩，成為宗教的最佳助手，尤其是聖 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天主之城)》，影響更是深遠，它支配了整個西洋中古時代的思想界。

除了宗教的用處外，西洋中古時代『歷史』還具有其他方面的用處。例如在教化方面，教士貝達(Beda)說，(俗世)歷史可以提供嚇阻性的、或

⁸ 王任光編著，《西洋中古史》，北市：國立編譯館，民 68 年 8 月初版，p34、35、94、96。

⁹ 王晴佳，同引前書，p101。

¹⁰ 同註 8，p96。

令人景從的範例¹¹；許多『聖人行傳』也都是以勸人為善為主題的歷史作品¹²。在教育方面，歷史是中古七藝中文法的一支，被編為教科書教材內容的一部份，是基督教教士與修士培養訓練過程中必備的知識之一¹³。在歌功頌德、彰顯榮耀方面，中古西洋有所謂的英雄史詩與傳奇，如 羅蘭之歌 與 亞瑟王 等¹⁴，透過這些與歷史有關的文學作品，發揮了歷史在這方面的用處。在紀錄保存事實方面，西洋中古時代雖然整個學術低落，但歷史方面的作品是比較有成就的，尤其是在基督教發展與日耳曼民族遷徙方面，更是留下了豐富的歷史紀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加西道拉斯(Cassiodorus)著有《哥德史》(History of the Goths)，除了紀錄保存哥德人的歷史外，還用歷史來調和義大利東哥德人與羅馬人(包括拜占庭東方)間的敵視態度，以致有羅馬人與哥德人同源之說¹⁵。

【文藝復興時代】

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學者提倡所謂的人文教育，他們一方面提到歷史在培養『全人』教育上的作用與貢獻，一方面也承襲了過去古典時代史學的觀念，認為歷史具有多方面的實用價值，如為政治服務、提高民族意識、作為借鏡、典範等¹⁶，例如義大利曼都亞貴族加斯底利奧內著有《幕賓》一書，書中提到身為國家公務員應具備的條件之一是熟悉歷史的課題¹⁷。又學者瓜里諾在義大利法拉拉創辦學校推廣人文教育，他認為學生不僅可以從歷史書裡，瞭解各民族不同的習俗、法律和制度，又能夠查察個人或國家成敗強弱的原因。而學者博羅尼(Leonardo Bruni)則在 論研究文學

¹¹ 轉引自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北市：聯經，民77年12月，p165-166。

¹² 王任光，同引前書，p94。

¹³ 同註12，p90-91、93。

¹⁴ 賀力斯特(C. Warren Hollister)著，張學明譯，《西洋中古史(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北市：聯經，民75年8月初版，p253-256、260-262。

¹⁵ 同註12，p94、96。

¹⁶ 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北市：台灣商務，民57年5月，p117-120；又見王晴佳，同引前書，p110、p125、p132。

¹⁷ 同註16，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p120。

文章中，提到歷史是有助於生活快樂的知識之一，他說：「我們切不可忘記，在有助於生活快樂的知識上，必須有廣泛而又多種的學識。這些學識中最重要，我認為該是『歷史』：對任何一個希望獲得真正教育的人，這是不能或缺的。因為，瞭解我們自己歷史的起源，它的發展，人民和帝王的成就，是我們大家的責任。細心研究過去會擴大我們對當代一切的視線，在政治上給國民和統治者會帶來鼓勵或警告的教訓。從歷史裡，我們又可取得道德的典範。在古代傳下來的大堆文獻裡，歷史佔有一個極顯著的位置。」¹⁸。至於在交代為什麼寫《佛羅倫斯史》時，博羅尼則又提出他對歷史用處的看法，認為歷史有助於人的智慧成長，並提供借鏡榜樣，他說：「歷史對公眾和私人都有好處，正如我們常常認為年長的人比年輕人有更多智慧是因為他們閱歷豐富，那麼想一想，如果我們能夠適當地讀一點歷史，那會學到多少智慧。歷史一清二楚地紀錄了過去許多年前的行為和思想，我們可以方便地借鑑，學習好的，摒棄壞的，像過去的偉人那樣做到品質超群。」。又如學者兼政治家馬基維利(Machiavelli)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主張歷史紀錄人類以往的活動，具有幫助人們預測未來、對比現實與指導現實的功用¹⁹。他更將佛羅倫斯城的分裂情況與古羅馬共和時代做一對比後強調，對過去的事不要只限於驚嘆佩服，應該勇於模仿，並強調從歷史知識中擷取實際的功用²⁰。

三 西洋十七至十九世紀時代

【十七、十八世紀】

到了十七、十八世紀時，雖然十七世紀西方發生科學革命，十八世紀西方興起所謂的啟蒙運動，但科學的進步與理性主義的崛起，似乎對西方人在歷史用處的看法上影響不大。雖然歷史知識的性質、角色在人們心中

¹⁸ 轉引自同註 16，王任光，《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運動》，p123 124、127。

¹⁹ 王晴佳，同引前書，p110、112 113。

²⁰ 胡昌智，同引前書，p166 167。

已逐漸動搖，但對於歷史用處的看法，當時許多人依舊秉持著過去的傳統觀念，認為歷史是指導實務處理之女神，具有指導現世的功用，例如：學者包丁(Jean Bodin)說：「人們利用歷史既可以認識到自己目前的政治、宗教狀況，也能夠照亮未來。」；德國學者查德勒(Johann Heinrich Zedler)說：「我們自己經歷不及之處，必須要參考別人的經驗。」²¹，指出歷史有提供經驗與指引參考的價值功用。又科學革命時代英國學者培根(Francis Bacon)說，「歷史使人智慧」²²；十八世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 le Grand)說：「史學知識是所有領袖的訓練工具」²³，指出歷史是身為領導者所必須學習的知識。又如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主張『普遍的歷史』，他說，記述人類整體自由意志的表現及呈現人類整體的發展，是歷史的重要用處之一；此外，他又主張『預視的人類史』，認為『人』雖然在歷史中有自主性，居歷史發展的主體地位，但只要人類是有理性且能依其目的行動的行動者，則人類的行為不盡是盲動，可透過歷史的解釋來提供理解人類自由行為的先天線索，並借助這條線索的引導，理解人類過去各種活動之意義，並將之聯繫到未來，作為人類未來行為之指引，亦即透過歷史可以理解過去、指引未來，而他把這樣的歷史稱為『實用的歷史』²⁴。另外，康德又說，要成為一個合格、能充份發揮出自己全部天賦的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則普遍的歷史知識和觀念是必不可少的²⁵，足見歷史也是發揮個人天賦與身為國家、世界理想公民的重要條件。而美國開國元勳之一兼美國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也說：「“歷史”告訴人們什麼是過去，並幫助他們預測未來。」²⁶，提到歷史有了解過去、輔助預測未來的功用。

²¹ 胡昌智，同引前書，p162 163、167。

²² 轉引自羅斯(A. L. Rowse)原著，廖中和譯，《歷史的功用(THE USE OF HISTORY)》，北市：幼獅，民59年12月，p14。

²³ 轉引自同註21，p168。

²⁴ 李明輝，康德的「歷史」概念，《中國文哲研究集刊》，7期，民84年9月，p161 164、173 174。

²⁵ 轉引自李公明，《歷史是什麼》，台北：書林，民87，p14。

²⁶ 轉引自同註25，p11。

【十九世紀】

到了十九世紀，受到法國大革命以來、拿破崙戰爭、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科學突飛猛進等因素的影響，在這個世紀，發展出許多研究歷史的學派。這些學派，對歷史的用處提出與以往不同的看法，首先出現在日耳曼德國地區。在日耳曼德國地區，由於十八世紀中葉之後，德語中對『歷史』該辭的涵義漸較以往有清楚的劃分，其中德文 Historie(歷史)一詞被用於主要指歷史報導之敘述及歷史學，有報導者的立場在其中，另一德文字 Geschichte(歷史)則被用於主要指歷史事件本身，具中性性質，沒有報導者的立場在其中，並隨著 Geschichte 該字在德語區的流行，導致不少德國學者對歷史的傳統功用提出另類看法，例如史家魯登(Heinrich Luden)認為歷史若真有『教訓』功用，則教訓的責任完全在於歷史事件本身。他說，真正在講話的，是歷史事實自身，讀者要不要擷取歷史事實的教訓或察覺歷史事實中可資鑑戒之處，由讀者自己決定²⁷。魯登最大的貢獻在於將歷史教訓的功用由報導者本身移至歷史事實本身，但並未因此否定歷史本身所具備的教訓功用。可是隨著日後歷史與哲學的結合、變質、發展及受到法國大革命以來的後續影響，歷史所謂的教訓功用，不論是透過歷史報導者、作者所發揮出來的，還是歷史事實本身所呈現出來的，在某些學者眼中似乎有愈來愈不被彰顯或強調的趨勢，甚至認為歷史沒有教訓的功用，哲學家黑格爾(Hegel)便是其中一例，他認為歷史是人類自我教育的過程，人無法直接從歷史事例中輕易捕捉到理性，只能間接地在歷史中增長自己的理性，故說：「經驗與歷史告訴我們，從經驗與歷史裡面，我們絕對學不到我們應該怎麼做。」²⁸；又說：「我們從歷史學到的只是：人類從未從歷史學到任何東西。」²⁹；而他把歷史分為原始的、反省的與哲學的三種³⁰，無形中也等於告訴我們說歷史具有敘述過去及使人讀之後

²⁷ 胡昌智，同引前書，p171-172。

²⁸ 同註 27，p184。

²⁹ 轉引自李公明，同引前書，p13。

³⁰ 王晴佳，同引前書，p199。

產生反省批判的哲學功用。著名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也是其中一例，因為要提倡客觀、科學的歷史，因此對一向透過歷史報導者、作者所發揮出來的歷史教訓功用持保留態度，主張由讀者自己去體會，他在其著作中表達了這樣的態度，他說：「歷史向來把為了將來的利益而評論過去，教導現在作為它的任務，對於這樣崇高的目的，本書是不敢想望的，本書的目的不過是要如實地說明歷史而已。」³¹，又說：「有人認為史學有說明既往、助益今世、教導未來的職責；這些職責我們都做不到，我們的史學只想呈現如其所示。」³²。當然，十八世紀中葉後，還是有學者在強調歷史教訓功用的，例如學者薩威尼(Savigny)說：「歷史不是個例的匯集，它是我們所以能自我認識、自我了解的唯一途徑。」；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說：「歷史所以還算有教人之處，因為它教人獨立創造，而不去模仿。」³³。然而不論歷史教訓功用在他們心中的地位如何，老實說，『教訓』只是歷史眾多功用之一而已，吾人並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歷史為毫無用處。

除了前述德國學者外，十九世紀後，由於受到過去哲學與當代科學發達的影響，亦有不少學者對歷史的功用也提出了他們的新看法，例如施亨利即主張：「歷史的作用，乃搜集事實，加以分類，定出相互關係及進程。」³⁴。不過講得最為透徹的應是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及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尼采認為，歷史有它好的用處與壞的用處，在好的用處方面，歷史可以為生活服務，例如透過紀念式的歷史，可給人們行動上的榜樣；透過懷古式的歷史，可以使人們回顧生存的由來，飲水思源；透過批評式的歷史可打破過去或應用過去以生活。若要發揮這些歷史好的用處，則人們必須以正確的態度及方式來面對處理歷史，否則便會成為濫用歷史，使歷史成為人類的包袱，造成歷史的種種壞處，這些

³¹ 轉引自劉昶，同引前書，p38。

³² 轉引自胡昌智，同引前書，p180。

³³ 轉引自同註32，p191。

³⁴ 轉引自劉節，《歷史論》，台北：正中，民37年5月，p13-14。

壞處包括野心狂熱份子運用紀念式的歷史來實現其野心；過度重視懷古式的歷史而使人陶醉於過去而忽略行動，甚至裹足不前；對批評式歷史錯誤的批判導致傳統錯誤可能不斷地遺傳下來，因循苟且；甚至在過度強調歷史的情況下，產生了歷史的五大壞處：【1】迷失了個人或民族的自我本色，弱化了自我或民族的個性，同化於歷史中或缺乏自信。【2】失去客觀，認為某個時代比某個時代高明的多。【3】過度以歷史為評斷是非正義的標準，而扼殺了個人或民族的創造力。【4】認為現在永遠不如過去，對從過去傳承下來的東西不敢反對挑戰，即使那個東西是不好的。【5】遷就歷史，以為『現世』無法反抗歷史的必然性，反對現世、犧牲現世，產生所謂的『輕世主義』³⁵。基本上，尼采本人並不是反對歷史的，他只是要提醒我們，在處理面對歷史時，要謹慎小心，恰如其份。至於朵伊森則認為歷史具有某幾方面的功能，在政治上，他以為個人的自我責任感是政治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歷史正是塑造這種政治行為、人性最有力的方法；在生活上，他認為人活在歷史籠罩的現代社會之中，生活中的自由本身即是歷史認同的結果，且只能從過去經驗中尋得；在人的自我體認與行動上(即朵依森所謂的道德上)，他認為歷史透過觀察過去，向人類說明人追求自由的過程，不但擴大了人們自我認識的歷史視野，使人們體會到自己的一切所作所為是人類全體歷史活動的一部份，也向人們啟示人類在社會化過程中獲取自由的機會何在，並開啟更多行動的機會，促使人去行動；在類別的形成上，朵伊森說，動植物所以各自形成其種類是因為它們的特質不同，而人類之所以自成其類則是因為他有歷史³⁶。

四 二十世紀

³⁵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著，淦克超譯，《歷史之用途與濫用(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北市：水牛，民59年7月，p2、3、11、15、18、23、30、34、37、46、61、62、79。

³⁶ 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著，胡昌智譯，《歷史知識的理論》，北市：聯經，民75，p12、25、26、30；第三章部份，p91。

到了二十世紀，歷經科學的快速成長、西方傳統價值與宗教觀念的日趨衰敗、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世事之瞬息萬變等，西方學者對歷史的功用再度重新檢討思考，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

【德國學者的看法】

綜合來看，以德國知識份子所提出來的最具代表性，他們由於深受戰爭慘狀的刺激，重新反省日耳曼及歐洲文化的價值，企圖從歷史的過程中找到解答，炒熱了史學上由來已久的『歷史主義』，認為歷史知識為人類活動最主要的指標，社會與個人經驗皆屬歷史領域，任何事物的性質可由其歷史發展過程來掌握，任何事物的價值可由其本身的歷史來判斷³⁷。如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即認為人無法擺脫歷史，要透過歷史才能了解認識人是什麼，他說：「人是什麼，只有他的歷史才會講清楚。若人們把過去置諸腦後，以便重新生活，就會完全徒勞無益。我們生活的音調是取決於伴隨著過去的聲音的。只有屈服於歷史所產生的巨大客觀力量，人才能夠從眼前的痛苦和短暫的歡樂中解脫出來。無論是主觀的任性也好，自私的取樂也好，都不能使人和生活得到調和。只有把他主人公本人隸屬於世界的進程才能促成這種調和。」³⁸。又如學者卡爾 雅斯貝斯(Karl Jaspers)說，歷史有幾方面的用處：【1】從整體上理解歷史，可以使人們理解自己，因為歷史對人們而言，不僅是記憶，且人們還根據它生活，可以說人們在歷史認識的巨大遺產中生活，如果人們不想化為虛無，而想獲得部份人性的話，歷史提供了這方面的基礎，這基礎人們可透過對歷史重大事件的內心沉思而得到認識。【2】歷史具有楷模的作用，人們曾透過它得到發展，也依靠它提升自己。【3】歷史遺產是非歷史式地呈現在人們眼前，由於『人』是有限的、不完善也無法完善的，只有透過歷史，人才能逐漸認識到永恆，也唯有沿著歷史這條路，人才有辦法達到永

³⁷ 簡後聰，《歷史學的本質》，北市：五南，民78年7月初版，p157-159。

³⁸ 轉引自劉昶，同引前書，p297。

恆³⁹。此外，他又說：「對於我們的自我認識來說，沒有任何現實比歷史更為重要的了，它向我們顯示人類最廣闊的天地，給我們帶來生活所依據的傳統的內涵，指點我們用什麼標準來衡量現世，解除我們受自己時代所加予的無意識的束縛，教導我們要從人的最崇高的潛力和不朽的創造力出發來看待人。」⁴⁰；指出歷史對於人們的自我認識，有多方面的幫助。

【英國學者的看法】

至於其他國家的學者亦紛紛提出看法，以英國方面為例，如牛津大學教授羅斯(A. L. Rowse)說，歷史有許多的功用：【1】從謀職的觀點來看，歷史有許多用處，像從事與歷史有關的教職工作、新聞業、文官、外交官、政治家等，都需要歷史知識。【2】歷史能使人明白公共事務與與時代的趨勢，這是其他學科所不及的，因為歷史談的是人類社會，它的故事和由來。

【3】從歷史中可以知道人類經驗的整個範圍，學得所謂的歷史教訓。雖然個人部份難以預測，但是大的社會團體、群眾、各階級、社會、國家等，處於相同的情境，往往有相同的反應方式；因此，歷史中沒有單一的旋律或情節，但卻有許多旋律、許多情節、許多模式，甚至有許多重複，它提供人們無數可替代的經驗之庫，人們可自庫中取用不竭，並在其中製作通則獲得教訓，免得在無知與受害的情況下，重蹈覆轍。【4】歷史告訴我們過去與現在無法截然劃分，一切都是連綿不斷的。歷史並不預測未來，但它能夠提供我們有用的方針，即根據歷史知識的基礎，我們能看見最近的將來，以及看見某些即將出現事物的輪廓，並且知道我們自己本身究竟能有用地做成什麼。【5】歷史能使我們除去幻想，並在其中生長與成熟。【6】人生短暫，藉由歷史知識，可使我們的一生變成人類紀錄的一部份；藉由歷史知識，我們可得知該記錄並分享之，把個人的生命與人類相連，使我

³⁹ 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著，魏楚雄、俞新天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民78年6月，p265、268、306。

⁴⁰ 轉引自劉昶，同引前書，p298。

們與我們的生命，藉由歷史而進入永恆。【7】對一個有學養的人來說，週遭事物無不充滿魅力與樂趣。若一個人對任何事物都全無涵養，整個人便會顯得俗不可耐與呈現精神的疲憊，而歷史知識正是一種學養，它豐富了我們對週遭世界的體味，賦予我們以前從不注意的事物以興趣及意義，任何事物只要與歷史結合，便會增添許多趣味，例如從歷史角度來欣賞我們放眼所及的各種事物、從讀歷史傳記所激發對人的興趣等。故基本上，歷史的魅力與樂趣是根本的，它和我們的心靈同時成長，和我們的生活經驗同時成熟，在我們小的時候，它是具有魅力的故事，引起我們的興趣；在我們成熟之後，它對我們產生哲學化的意義，對成年人而言，還具有更深一層的趣味。【8】歷史不但對文學、小說、戲劇有所貢獻，歷史知識還多少有助於我們對於這些方面的欣賞，使我們了解其中的內容並從中取得樂趣，尤其是當這些文學、小說、戲劇的主題與歷史有關時。【9】歷史可以為我們打開新的境界，提供我們想像的天地，拓寬我們的心胸，有如我們旅行國外般增廣我們的見聞與心胸。【10】歷史可以激起人們對自身生命的感受與愛，因為在任何時刻，只要有使人想起過去的某些事物，經驗會使人們不知不覺地感受到這種啟示的剎那，在剎那間產生古今情感的共鳴，使人們更加珍視自己、珍視現在；故人們對歷史的愛，乃是間接脫胎換骨的一種對生命之愛⁴¹。

又如學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歷史是受過教育的人之學問的一個基本組成部份，不應只有歷史學家才知歷史；歷史敘述的主題是全人類，而不是只有關於某個國家或大陸；歷史是一種樂趣，而不是作為一種專門訓練的題材，它具有獨立於歷史事實因果聯繫之外的內在興趣⁴²，所以他在談歷史時，提到歷史(學)有許多用處：【1】就歷史的重要性而言，羅素認為歷史對於那些能對人生進行思考性觀察的人很有價值，他說：「在

⁴¹ 以上所有羅斯教授對歷史用處的主張，見羅斯(A. L. Rowse)原著，廖中和譯，同引前書，p1 21、28 29、32 33、35 39、68 69。

⁴²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何兆武、肖巍、張文杰譯，《論歷史》，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民80年5月，p13、69、82、241 242。

所有人類借以獲得知識國度裡的公民權的各種研究之中，沒有任何一種是像對過去的研究那樣不可或缺的了。懂得世界是怎樣發展到了我們的個體記憶所從而開始的那一點，懂得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各種宗教、各種制度、各個民族是怎樣變成為它們現在的樣子，熟悉其他時代的偉大人物、熟悉與我們自身大為不同的各種習俗和信仰；——所有這些東西，對任何有關我們自己地位的意識、對任何擺脫於我們自己教育上的偶然境遇，都是不可或缺的。【2】就歷史的價值而言，歷史價值首要之處在於它是真實的，雖然這一點不是歷史價值的全部，但卻是歷史所有其他價值的基礎和條件。【3】就歷史教訓而言，羅素說，歷史研究之受人推重，往往是出於它對當前的政治問題有用這一理由，而歷史在這一方面也確實大有用處，不過羅素強調，在以歷史作教訓指導時，必須加以謹慎處理，不應為了頌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教會，或者任何其他這類集合的統一體而忽視個人的價值。【4】就提供模範而言，由歷史中可以產生某些有用的箴言，提示一些次要的格言使之成為人類在一定限度之內所追求之更確切的目的。【5】就想像而言，歷史能擴大人們的想像，並且提示對於一個未經訓練的頭腦所不會呈現的種種行為和感情的可能性。它從過去生活中選擇出種種重要而有意義的成份；它用光輝的範例、用渴望著要比無所傍依的思考所可能發現的更加偉大的多的目標來充實我們的思想；它把當前聯繫到過去，從而也就把未來聯繫到當前，使我們能把自己的希望伸展到我們自己一生的跨度之外，加深與加寬我們視野的廣度與範圍。【6】就心靈上而言，歷史對忙於行動、忙於追求成功與變化的人們來說，是一帖心靈上啟發與紓解的最佳解藥。【7】就情操而言，透過思考歷史人物的人生，我們可以經由一種神秘的感通，得到比幸福更加美好的東西，那便是善於與過去偉大人物為伍，生活於對崇高理想的渴望之中，並且在每一次的困惑中都會被高貴和真理的火光所照亮。【8】就全人類而言，歷史記載全人類永恆的事蹟，對此，羅素提出了一個奇妙的比喻，他說：「在『時間』

的河岸上，人類各個世代悲傷的行列正在緩慢地向著墳墓前進；只有到達『過去』的安靜的國土，這場前進才告結束，疲憊的過客們才得到休息，他們的一切哭泣才會沉靜。」【9】就體認而言，歷史使人們認識到，在人類的事務中，是沒有終點的，不存在可以達到的靜態的盡善盡美和不能再高的智慧，萬事萬物永無止境，人類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努力。【10】就提醒作用、歷史感而言，羅素認為歷史對於一個醉醺醺的時代而言，具有使時代恢復清醒的重大作用，因為歷史表現某種精神氣質，這種氣質指的是關於當代事件與過去、未來關係的某種思想方法與感覺方式，例如像當權的人若有充分的歷史感，他們就會找到一種方法來避免一場所有的人都看到正在臨頭的卻沒有人期望它發生的大禍；又如若人們希望人類不僅能有一個過去，而且能有一個未來的話，歷史將成為推動這個希望最偉大的動力之一。【11】就興趣趣味而言，歷史事實常常具有獨立於它們的各種因果聯繫之外的內在興趣，這種趣味令人覺得讀歷史有樂趣。【12】就成為宇宙公民而言，羅素說，歷史在擴展我們的想像的世界方面具有最大的價值，使我們在思想上與感情上成為一個比我們日常所關懷的更大的宇宙的公民，並且以這種方式，對人類的知識與智慧作出貢獻，而不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公民而已⁴³。針對羅素這種與康德(Immanuel Kant)相類似的公民主張，現代哲學家李公明先生作了相當不錯的解釋，他說：由於人類的歷史是地球上每一個人的共同財富，在主觀上，只要他(每一個人)願意、肯努力學習，他就能夠擁有這筆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且也只有精神上真正擁有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後，他才可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⁴⁴。

又如史學家卡爾(E. H. Carr)認為透過歷史才能真正認識及把握具體、豐富而生動的人性，他說：「那個難以捉摸的“人性”的實體，從一

⁴³ 關於上述所有羅素對歷史用處的主張，詳見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何兆武、肖巍、張文杰譯，同引前書，p1 2、5、7 10、12、69、78、81 83、241 242。

⁴⁴ 李公明，同引前書，p14。

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是如此變化多端，因而不能不認為它是由佔優勢的社會狀況和社會習俗所形成的一種歷史現象。」⁴⁵。此外，他又提出歷史的另外三種用處：【1】首先，他對於歷史的教訓功用持肯定的態度。他說，就一個歷史意識的民族而言，這個民族很少會見到『歷史重演』，理由之一是第二幕的『演員』(dramatis personae)已經知道第一幕的結局，這知識不能無助於它們的行為。【2】其次，他認為歷史有助於我們對古代與今天的認識。他說，從歷史學習並不是一條單行道，『以古知今』也連帶包含『以今知古』；歷史的任務(即用處)是藉著古今間的相互關係來推展對兩者更進一步的認識。【3】最後，卡爾認為歷史對於『未來的推測』這方面上，有某種程度的助益。他說，扣除特殊情況與特殊事件不論，從一般化的常態角度來看，歷史針對『未來的推測』提供一般性的路標或啟發供參考；雖然從歷史角度切入所得對未來的推測並不一定都正確或有用，但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歷史在這方面的價值與輔助作用⁴⁶。

再如藝術史家貢布里希(Ernst Gombrich)認為歷史帶有故事的涵義在其中，他說人類的過去有許多必須被後人講述的故事，包括傑出人物的故事和文化藝術的故事等等，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講故事⁴⁷，易言之，歷史具有敘述人類重要故事的用處。

其他如倫敦大學教育學者約翰懷特(John White)認為，歷史是過去的、有用的『知識』寶庫，它提供所謂『實用的過去』供人使用，人若要達到自我的瞭解，則必須在思考上具備『歷史的廣度』，意即從歷史中探尋現況一切的由來，透過知所從來去幫助自我瞭解。對約翰懷特而言，他代表歷史本業以外的一種聲音，希望歷史負起更多的現實責任。而同校的另一位歷史學者彼得李(Peter Lee)則認為，人是無法逃避過去(即歷史)

⁴⁵ 轉引自劉昶，同引前書，p299-300。

⁴⁶ 愛德華·哈萊特·卡爾(E. H. Carr)著，王任光翻譯，《歷史論集(原名：什麼是歷史?)》，北市：幼獅，民57年12月，p59-63。

⁴⁷ 李公明，同引前書，p3。

的，因為人的一言一語，所思所想無不包含著一段時間的因果發展，人對此刻的認知乃由過去延伸而來，人不能漠視過去，因為漠視過去就某一方面而言，意味著漠視現在。人不僅是歷史過程中的一部份，人在歷史中猶如人在世界中，歷史是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水平線和背景基礎，歷史是一種思考方式與一些相關意向的總和，它提供一個『理性的過去』供人們考察而不光是只有『實用的過去』；也提供一種探觸世界的方式，一組可以靈活運用於日常生活中的知識技能。對彼得李(Peter Lee)而言，歷史不是因為作為達到某個目的的方法和手段而『有用』，而是因為能拓寬吾人對各種結果的可能性的視野而『有價值』，且要具備此價值，必須是『真正』的歷史，而不是偽裝的『實用』的過去。因此他說，學習歷史可刺激想像，可擴充學習者對『人是什麼』的概念，增加學習者對自己的現在與未來之路的認識，也有助於個人獨立性的養成；因為人若對過去缺乏歷史的理解，便很難在生活中作理智抉擇、貫徹獨立性。此外，他又說，歷史教學的動機並非為了能改變世界，而是在改變學生，改變學生對世界的看法，改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法，他認為這是歷史在教學或學習『過程中』本來就會產生的『轉化作用』，而不是在教學或學習一開始便想『利用』歷史或把歷史當作工具來為其他目的服務，且這轉化作用不僅可改變個人看待世界的眼光與方式，也會帶來歷史以外的影響，如啟發新的行動、有更好的基礎去檢視和分辨生涯選擇、經由歷史所提供的間接經驗對未來多一些掌握之機；言下之意，即歷史開啟了一切。

另外，又有兩名英國學者針對彼得李(Peter Lee)的說法作了修正與闡釋，其中大衛 施烈特(David Slater)認為只要不損及歷史的誠信(integrity)，學習歷史的意圖容許從純學術到為了考試、面試，不管哪種都可以既喜愛歷史，又都出於歷史以外的企圖去親近歷史，其間並無不妥，他強調『歷史本身』並未隱含優先，只有人才會去考慮優先順序。而英國里茲(Leeds)大學學者丹尼斯 謝米爾特(Denis Shemilt)則特別贊同

彼得李(Peter Lee)主張之歷史所教與所達到的效果之間的『不確定原則』，認為歷史誠然可轉化學生看待人類和社會可能性的眼光，卻不能保證學生轉化之所向，即學生最後會信奉哪種價值觀和信仰，是無法預期的⁴⁸。在此姑且不論學習歷史的意圖為何或歷史轉化的結果如何，就學習歷史的動機與轉化的角度來看，兩位學者是肯定歷史在這方面的用處的。

【美國學者的看法】

再以美國為例，如社會科學大師威爾 杜蘭夫婦(Will and Ariel Durant)說，人們因為對過去所知有限且多半不正確，又被矛盾的證據與偏見的史家所蒙蔽，再加上或許受到自己愛國心或宗教信仰所歪曲及帶有某種目的，導致對歷史認識不清，致使大部份的歷史成為『臆測』，小部份成為『成見』⁴⁹。故特別針對歷史，指出歷史在各方面為人類提供了許多的『歷史教訓』：【1】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歷史告訴人類，文明是各種人類努力、合作下的『中和』產物，是萬物之靈的人創造文明，而非大地。因此，各民族對文明均有貢獻，文明是人類的共同遺產，也是人類的共同負擔，所以對各民族，不論其如何低下，都應該一視同仁。【2】從生物的角度來看，人是生物界的成員之一，歷史告訴人類，人類的『生活』也受生物進化法則的支配，有競爭、選擇現象及生命繁衍孳生的需求。【3】從心理的角度來看，歷史告訴人類，『人性』的形成過程(即社會化)中及成份裡含有歷史的成份，這歷史成份指的是人類經過千百年錘鍊下所產生的『歷史智慧結晶』，稱為社會習俗與制度，屬歷史的一部份；換言之，歷史影響到人類社會的進化，人類若欲改革，有向歷史尋求參考的必要。【4】從道德角度來看，歷史為人類現有的情況，提供若干的慰藉，提醒我們罪惡曾在每一個時代盛行，但相反地，歷史也記載光明的一面，告訴人類在

⁴⁸ 林慈淑，〈歷史與歷史教育的目的——試析倫敦大學兩位學者的爭議〉，《東吳歷史學報》，5期，民88年3月，p189-197、p199-201。

⁴⁹ 威爾杜蘭夫婦(Will and Ariel Durant)著，鄭緯民譯，《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北市：巨流，民58年9月初版，p1-2。

每個時代亦有許多善良的存在。雖然人類的道德律會隨著時代與實行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惟只有透過對歷史的學習與深知，人類才知道強調道德的普遍性，以及了解道德的重要性，因為歷史的正反兩面對人類而言，可以說是活生生的教訓。【5】從宗教的角度來看，歷史證明，宗教在人類的社會中有存在的需要，不論是道德或社會秩序的維繫上，宗教都具有這方面的力量。【6】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歷史證明哪種政治制度與政府是好的，提供人類選擇與取法的參考。【7】從和平的角度來看，歷史的經驗告訴人類，人類唯有彼此互相合作、容忍與諒解，才有和平共存的可能，否則只有互相滅亡。【8】從文明的傳承與人類的進步來看，歷史最可貴的地方，是創造及紀錄人類文明的傳統，這些傳統的充實、保存、流傳及使用，就是進步；因為人類研究歷史不僅是要認識人類的愚蠢與罪惡，也是要因緬懷先賢而獲得鼓勵與進步。【9】從人生的意義與生命不朽的角度來看，對研究歷史的人而言，他不會感到悲傷哀痛，因為他認為，人生的意義端在各人自己在生活中造成意義，他會以能使生活具有意義為榮，而使這意義永垂不朽，並在他有生之年盡其所能承受這文明傳統(即生活)，再傳之子孫，使自己的生命達到不朽⁵⁰。

又如史學家佩吉史密斯(Page Smith)認為，『史學』(歷史)是緊緊與『將來』相關聯的，而『將來』唯有當必須保留的過去部份與必須拋棄的過去部份得到區別後，才能產生。因此，歷史是重要的，在作為生存的手段、作為人類安排理想將來的工具，歷史是必須受到傳誦的，他引學者桑塔耶那(Santayana)的話說，一個國家即使不願牢記它的歷史，至少也必須要經常再三地加以敘述；又說，歷史與預言的工作並無關係，歷史的用處在於提醒那些我們被要求繼續忠實與引起我們信心的『事情』，因為『將來』是由我們的信心所塑造，也會由於我們的不關心(歷史)而遭致猶豫與

⁵⁰ 關於上述所有威爾杜蘭夫婦對歷史用處的主張，見威爾杜蘭夫婦(Will and Ariel Durant)著，鄭緯民譯，同引前書，p2 3、5、8 10、12、24、27 29、31、34 35、40、44 45、79、86、105 106。

抹殺⁵¹。

又如菲利普 巴格比在談歷史學家的目的與角色扮演時，提到了歷史有四大用處：【1】提供有關過去的特定歷史事件的精確情況。【2】透過歷史解釋，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人們。這些歷史的內容或解釋是多元的，可能是為了維護傳統；可能是為了宗教活動的進行；可能是為了預言改革社會；也可能是為了敘述讚揚民族的美德與榮耀；這種種一切使人們的情感生活趨於豐富和有秩序，但必須謹慎使用、解釋歷史，以免淪為歷史的濫用。【3】透過閱讀歷史，可以給人們帶來樂趣。【4】歷史可以給人們帶來鼓舞作用，使人進一步效法並採取行動⁵²。

而美國學者喬伊絲 艾坡比、琳 亨特、瑪格麗特 傑考三人在探討美國歷史文化真相時，也提到了歷史的用處，他們說，在人是具有求知欲的動物，想要把相信為真的事記錄下來的前提下，歷史發揮了許多功用，例如歷史提供了多種不同的工具，有助於擺脫權威干擾、老舊信條、打擊信心的言論等阻礙；歷史的分析教導人們，社會中的成員建立起限制人們行動的結構，然後又建立思想體系來駁斥那些結構；歷史的事實顯示，所有的知識體系都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因為其影響力強得不容忽視⁵³；點出了歷史在作為工具、分析事實、顯示事實上的用處。

【其他國家學者的看法】

至於前述以外其他國家的學者，亦多曾針對歷史的用處提出看法，如法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布洛克 (Marc Bloch) 認為，在證明歷史的其他用處之前，最起碼可以肯定的是，研究歷史具有一種永恆的魅力，這種歷史魅力可以觸發人們的興趣，激發人們的想像力，使人感受到探索幽奇的喜

⁵¹ 佩吉史密斯 (Page Smith) 著、黃超民譯，《歷史家與歷史》，北市：國立編譯館，民 66 年 4 月，p228-229。

⁵² 菲利普 巴格比著，夏克、李天綱、陳江嵐譯，《文化：歷史的投影——比較文明研究》，新店：谷風，民 77 年，p40-55。

⁵³ 喬伊絲 艾坡比、琳 亨特、瑪格麗特 傑考著，薛綸譯，《歷史的真相》，北市：正中，民 85 年，p288。

悅，繼而激發人們有所作為，故歷史(學)對於提高人類生活是必不可少的⁵⁴；把歷史對個人精神世界的培育與自我實現上的貢獻，明白地點了出來。

又如日本經濟事務專業評論家界屋太一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巨大無比、多采多姿的故事書，它由人類的智慧與愚昧、勇氣與卑劣、善意與貪欲串綴而成，它在一瞬之間告訴讀者一百年的變化，它削減活在歷史中的眾人繁雜瑣事與複雜起伏，只簡化地呈現出大時代的脈動，而且巨細靡遺地告訴我們這些脈動的結局；故歷史是了解人類、洞悉世界潮流的最豐富教科書，也是理解世界主流、知悉當前發生中事件的性格與本質的依據，使我們不為終日真偽難確的資訊與細微瑣碎的變動所苦；在尋求預測『未知的未來』上，歷史也提供了線索，因為基於人類變化緩慢的本質與本性，儘管環境已經起了很快很大的變化，但人類還是和以往一樣有著相似的思考，做出相似的反應；故就了解現在與預測未來兩方面來看，歷史是有它的用處的⁵⁵。

再如日本學者森本哲郎說，歷史是人類經驗的累積，能從這些經驗中學習、並善用這些經驗才是聰明的人類，他以上古時代西方商業民族迦太基的興亡為例，指出學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從歷史中學到東西，他認為歷史的用處，在於給現代人啟示，他特別強調『歷史的啟示』這點，他說，無論我們再怎麼復原過去的事情，把它記在腦海裡，如果這事件與現在的我們沒什麼關聯的話，這些努力就變得毫無意義可言；又說，歷史的意義在於『過去能給現代什麼啟示？』，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意義⁵⁶。

綜合本節所述，不難發現，整體上，外國人對歷史用處的說法也是持正面肯定態度的。而在這諸多說法中，在時間上，據個人研究與眼前的資料顯示，大概可以十九世紀作為分界；其原因為從十九世紀開始，西洋出

⁵⁴ 李公明，同引前書，p13。

⁵⁵ 界屋太一著，東正德譯，《如果現在是歷史》，北市：遠流，民77年11月初版，p17-19。

⁵⁶ 森本哲郎著，劉敏譯，《一個通商國家的興亡：迦太基遺書》，北市：遠流，民81，p207-208。

現了許多研究歷史的學派，這些學派對歷史的用處提出了許多與以往不同的看法。因此，以下關於外國人對歷史用處的說法，將分成十九世紀以前及以後兩大部份，約略整理簡述如下：

(一)在十九世紀前外國人的說法方面，歷史的用處大概如下：

紀錄事實用：保存過去需要的記憶，提供過去的實際情況，紀錄人類整體
自由意志表現及發展，以了解過去。

人類生存意義之激勵塑造、指引與闡釋用：透過歷史得知人類淵源由來及
生存歸宿，並昭示後人在前人的
基礎上繼承、保存與發揚光
大。

提供藝術享受用：歷史作品優美的紀錄與文筆，透過朗誦與欣賞，可以提
供人們藝術般的享受。

歌功頌德、彰顯榮耀用：如透過歷史把光榮事蹟記載下來，提高聲望名譽，
甚至可因此獲得權力。

教化用：透過歷史褒貶可勸善懲惡，發揮教化世人的功用。

凝聚國家民族用：透過歷史教育可灌輸愛國主義思想，提高民族意識。

政治上用：歷史知識是訓練領袖的工具之一，為領導者所必須學習，也是
國家公務員應具備的條件之一。

教導行為用：歷史中的實例可教導民眾行為，並宣傳道德、提供道德典範，
藉以塑造人的性格。

輔助預測未來用：歷史對比現實，可作為推測未來的手段與基點，有助於
預測未來。

鑒戒用：從歷史中可察覺成敗得失原因，得到警惕與教訓。

宗教用：將歷史與宗教結合，用歷史來解釋、維護宗教教義，將歷史的發
展納入宗教系統中。

教育用：把歷史視為一門知識學問，來加以傳授，同時也是『全人』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生活快樂用：歷史是有助生活快樂的知識之一，可提供樂趣。

擴大視線用：透過對過去歷史的研究，可以擴大我們對當代一切的視線。

幫助智慧成長用：歷史提供豐富的經驗、鑒戒與前人的思想，接觸學習歷史可提升我們的智慧。

經驗總結用：歷史提供典範、經驗指引參考，指導現在及未來該如何做。

了解現狀用：透過歷史了解過去，有助於了解與認識現狀。

身為國家、世界公民重要條件用：普遍的歷史知識與觀念是成為合格之國家與世界公民所需具備的重要條件。

(二)十九世紀以後外國人在歷史用處方面的說法大概如下：

紀錄事實用：此處指的是『純』紀錄事實用，以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為代表，主張歷史紀錄不帶主觀意識，提倡科學、客觀的歷史紀錄。

增長理性用：歷史是人類的自我教育過程，人類間接由歷史中增長理性。

反省批判用：歷史敘述過去，使人讀之後產生反省與批判的作用。

自我認識了解用：透過歷史，使人認識與了解『人』及『人性』是什麼。

又歷史向人們顯示人類最寬闊的天地，給人們帶來生活所依據的傳統內容，指點人們衡量現世的標準，解除人們受自己時代所加予的無意識束縛，教導人們從人的最崇高潛力及不朽的創造力出發來看待人等；這些都能夠增加人對自我的認識與了解。

養成獨立性用：歷史教人獨立創造、獨立思考而不去模仿，有助於個人獨立性的養成。

顯示事物相互關係與進程用：歷史事實經由蒐集、加以分類等處理方式，可以對人們顯示出事物間相互關係與進

程，使人更了解過去。

服務生活用：透過紀念式歷史，可作為人類行動榜樣；透過懷古式歷史，使人回顧生存由來，飲水思源；透過批評式歷史，可打破過去或應用過去以生活；且生活中的自由本身，也是經由歷史認同而來，這些皆反映出歷史服務生活用處之所在。

塑造政治行為用：個人的自我責任感是政治行為的最高準則，歷史正是塑造這種政治行為、人性最有利的�方法。

作為特色用：動植物因特質不同而各自形成其種類，而人類所以自成其類，是因為人類有歷史。

判斷任何事物之性質與價值用：某事物的性質如何，可由其歷史發展得知；價值如何，可由其本身歷史來判斷。

賦予意義用：透過對事物性質與價值的歷史判斷，可賦予事物不同的意義。

永恆用：透過歷史，使人認識『永恆』；使人了解人生的意義與生命之不朽；也使自己的生命藉歷史進入永恆。

『實用』用：歷史是知識的寶庫，可提供『實用的過去』供人使用，不論是作學術、考試或謀公職等方面，歷史都是一門有用的學問、知識或技能，也是一種探觸世界的方式。

理解世界主流及洞悉時代潮流趨勢用：透過歷史，知悉當前發生中事件的性格與本質的依據，促使對當前事件的了解，並進一步由歷史所顯示的經驗裡預測未來發展的方向，即潮流與趨勢。

促使人成長成熟用：歷史替人們除去幻想，使人面對現實，並藉由歷史了解世故而成長成熟。

珍愛生命(人生)用：透過古今情感的共鳴，歷史激起人們對自身生命的感受與愛，使人們更加珍視自己、珍視現在。

刺激 擴大想像力用：透過閱讀、接觸歷史，可以讓我們想像以前的世界，不但刺激我們的想像力，也豐富了我們想像的來源與內涵。

啟發與紓解心靈用：對忙於行動、忙於追求成功與變化的人們來說，歷史是啟發與紓解其心靈的最佳解藥。

解惑用：心中有困惑時，歷史有時能提供解答的參考答案。

體認用：如歷史使人認識到萬事萬物永無止境，無完美的存在，人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又如歷史透過觀察過去，向人類說明人追求自由的過程，使人們體會到自己的一切所作所為是人類全體歷史活動的一部份等。

提醒用：歷史對於一個醉醺醺的時代而言，具有使時代恢復清醒的作用，使人有歷史感，免於沉醉眼前，並進而去避免過去已發生的歷史錯誤。

轉化啟示用：透過歷史可以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及態度、眼光，並進一步給人們啟示。

作為工具用：歷史可作為生存的手段、作為人類安排理想將來的工具，也可以提供多種不同的工具，有助於擺脫權威干擾、老舊信條、打擊信心的言論等阻礙。

情感生活用：透過各種歷史的內容與解釋，使人們的情感生活趨於豐富及有秩序。

促使行動用：不論是直接受到歷史的鼓舞，抑或是受到歷史的啟示，皆可促使人去行動。

文明傳承與人類進步用：歷史創造及紀錄人類文明的傳統，這些傳統的充實、保存、流傳及使用，即是進步。

總之，從上述外國人對歷史用處的說法中，可以得知外國人對歷史用處的看法也是非常豐富的，特別是十九世紀以後，不僅內容豐富與以往不同，且有不少說法的焦點是在『人的本身』上，是一個很大的特色，對近代之後華人歷史用處的說法亦產生影響；此點可從上一節近代之後華人歷史用處說法中也有不少焦點是放在『人的本身』上看出。當然，關於外國人對歷史用處的講法還有很多，並不限於本節所提；本節也只是盡可能地蒐集網羅匯集之，不全之處，在所難免，所以也在此特別言之。

第三節 歷史教育中「歷史用處」的真諦

從前述中外各家學者的看法中可以得知，歷史的用處非常多，但內容則常因學者所處時代、立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其中有好的一面，亦有壞的一面；有相同、相類似的部分，亦有完全不同的地方，可以說是千變萬化。茲想從一個國中歷史老師向學生說明歷史用處的角度出發，闡述個人對歷史用處的看法，而作這樣的闡述自然也就牽涉到歷史教育中歷史有何用處的問題。

關於『歷史』在歷史教育中有何用處，可從學校歷史課程標準中看出。由於『歷史』對一個國家而言，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所以包括美國在內等先進或一般國家，都把『歷史』納入其教育系統中，視歷史為一門必要科目或學問來傳授，並制定所謂的歷史課程標準來加以規範。以美國來說，歷史教育的實施本來皆由各地方州政府自主，西元 1994 年，有鑒於歷史教育的重要性，首度制定美國國家歷史課程標準，在課程標準的開頭，開宗明義便指出『歷史』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教育中的必要性，其內容云：「訂定學校的歷史課程標準，需對歷史在所有學生通識教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清楚的洞察。理由很多，但無一能比這個對民主社會更為重要：歷史知識是政治智慧的先決條件。沒有歷史，一個社會就無法分享它曾經有過的共同記憶，其核心價值觀，或過去的決定對現在環境之解釋。沒有歷史，我們就不能從事對社會裏政治、社會或道德問題的任何明智之研究。而沒有歷史知識和研究，我們就不能造成對有效參與統治的民主過程，及實現我們所有公民的國家民主理想很重要的有知識、有辨識力的公民。這些學問直接地促進公共的人物(public citizen)之教育，但是它們也特別有助於培植一般的個人(private individual)。歷史的記憶是自我認同、了解個人在時間之流的地位，以及個人與人類全體關係之鑰。我們是古代鎖鏈之部份，過去的長臂永遠放在我們之上，猶如我們的手會放在將來我們的後代之上。個人否認他的根源和他在人類歷史長河

裏地位的知識，則他最充實的自我感和與他最充實的個人發展以及與責任公民所依賴的分享社會意識，會被剝奪。因此，歷史和人文學科必須在學校課程裏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¹。

除了在課程標準中言明歷史的重要性與歷史教育的必要性之外，美國國家歷史課程標準也對『歷史課程標準』下了定義，指出所謂『歷史課程標準』是要「使目標明確，讓全體學生應有機會獲得被認為要完成的目的」；並根據這項說法，訂出歷史教育的三大目的：一是『歷史的了解』，二是『歷史的思考』，三是歷史了解與思考的整合。就美國 5 至 12 年級(相當於我國小五、六年級與國、高中全部)而言，其中『歷史的了解』包括透過社會史的學習，使學生更為深入了解社會；透過政治史的學習，使學生更為深入了解政治圈的活動；透過科學與技術史的學習，使學生更為深入了解科學追求了解自然、我們生活的世界以及人類本身，是和記載的歷史同樣悠久；透過經濟史的學習，使學生更為了解經濟力之重要，它攸關著決定人們生活的品質、階級的社會和影響事件的過程；透過文化史的學習，使學生在整個歷史中，知道思想、信仰和價值觀如何產生對人類生活的深遠影響。至於『歷史的思考』，指的則是透過歷史的學習，來發展學生五種歷史思考能力，包括年代的思考、歷史的領悟、歷史的分析與解釋、歷史的研究能力、歷史的問題分析與決策能力²。而課程標準所訂的這歷史教育三大目的以及其細節部份，所反映出來的就是美國歷史教育中對歷史用處的看法。

以英國來說，1988 年英國教育法案曾推出由政府制定的國定課程

¹ 美國國家歷史課程標準根據受教的對象分成兩大類，一是針對幼稚園到國小四年級所制定的歷史課程標準；一是針對 5-12 年級(國小 5、6 年級與國、高中全部)所制定的歷史課程標準。其中 5-12 年級的部份又再細分成美國史與世界史兩部歷史課程標準。本節所引用的是美國 5-12 年級的歷史課程標準，不論是美國史或世界史部份，除了細節歷史教學指標、教材大綱不同外，其他內容如制定淵源、課程總歷史教育目的(目標)等都一樣。茲認為師大教授劉德美所翻譯的較詳實，故引其翻譯的美國歷史課程制定淵源、課程總歷史教育目的(目標)為代表。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全國學校歷史科中心編，劉德美譯，《美國歷史科世界史國家課程標準：探索通往現在之路》，北市：教育部，民 85 年 12 月，p1 2。

² 同註 1，p2 3、5 8。

(National Curriculum), 將『歷史』列為英國 5-14 歲學生必修科目, 並由英國『歷史工作小組』(History Working Group) 針對歷史科課程作細部規劃, 該小組於 1990 年曾公佈一份期末報告書, 書中明白揭示許多歷史教育的目的, 內容涵蓋歷史科本身學術及一般社會對歷史的要求, 其內容為: 1 幫助學生從過去的背景中瞭解現在。2 激發學生對過去的興趣。3 幫助學生獲得自我認同的意識。4 幫助學生瞭解自身的文化根源與共享的遺產。5 促進學生對當代世界中其他國家和文化的理解與認識。6 藉由學科方法的學習, 訓練學生的心智。7 把歷史學家獨特的方法論引介給學生認識。8 豐富其他學校課程中的領域。9 為學生的成人生活作準備³; 而這些要求即是英國歷史教育中對歷史用處的看法。

又以我國過去近二十年部編版國中及高中歷史課程標準為例, 如民國七十二年七月教育部公佈的課程標準中, 其中有提到歷史教育的目標各四點, 國中部份為: 1 使學生明瞭中華民族的演進及疆域的變遷。2 使學生明瞭我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3 使學生從我國悠久歷史、燦爛文化的史實中, 認識民族的傳統精神、國民的地位與責任。4 使學生明瞭世界各民族歷史的演進、文化的發展、時代的趨勢, 以及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責任⁴。高中部份為: 1 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間之融合與相互依存關係。2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的趨向, 特別注重光榮偉大的史實與文化的成就, 以啟示復興民族之途徑及其應有之努力。3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歷史及其相互之影響。4 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際大勢, 確立我國對國際應有之態度與責任⁵。之後到了民國八十三年十月, 教育部修訂發佈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與歷

³ 轉引自林慈淑, <歷史與歷史教育的目的——試析倫敦大學兩位學者的爭議>, 《東吳歷史學報》, 5 期, 民 88 年 3 月, p180-181。

⁴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編,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國民中學歷史課程標準, 北市: 正中, 民 75, p95。此為民 74 年 4 月教育部所修訂公佈的國中課程標準, 其目的在修訂國中其他學科的課程標準, 而歷史科並非該次所要修訂的科目, 故其中歷史部份仍延續民 72 年七月所公佈的內容, 並未加以更動。

⁵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編撰,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 北市: 正中, 民 72, p89。

史課程標準，並於民國八十六學年度起實施，沿用至民國九十二學年度為止，其中也提到歷史教育目標各三點及四點，其中認識台灣歷史篇的部份為：1 認識各族群先民開發臺、澎、金、馬的史實，加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使命感，並培養團結合作的精神。2 認識自己週遭生活環境，培養愛鄉愛國的情操與具有世界觀的胸襟。3 增進對臺、澎、金、馬文化資產的瞭解，養成珍惜維護的觀念。歷史課程標準的部份為：1 引導學生了解歷史知識的本質。2 引導學生對歷史發生興趣，俾能主動學習。3 引導學生認清國家創建的艱辛及個人的責任。4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心胸並成為具有世界觀的公民⁶。而這些我國過去的歷史教育目標，不論是國中或高中，實際上所揭示的便是我國過去歷史教育中對歷史用處的看法，雖然它們著重於歷史的認知兼少數情意用處，雖然它的情意用處看起來似乎有點崇高、不切實際，甚至也許還會有人把它們視為是政治統治的工具，但並不能因此將之抹煞或因咽廢食說歷史不能夠有這些用處，而應該是說如何讓歷史發揮其適當合理的用處。

再以現行九年一貫課程標準為例，其內容以分段學習能力指標取代過去課程標準中各科的教育目標，其中與歷史有關、屬國中學習階段的，就個人的研判，約有 36 條⁷，約佔國中學習階段所有學習能力指標的三分之二，今條列如下：

人與空間部份

-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改變如何反應文化的變遷。
-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人與時間部份

⁶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編輯審查小組編輯，《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國民中學認識台灣(歷史篇)課程標準、國民中學歷史課程標準，北市：教育部，民 84，p147、217。

⁷ 此 36 條見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領域》，北市：教育部，民 92 年 3 月，p21 27。

2-4-1 認識台灣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及其與台灣關係的流變。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台灣、中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演化與不變部份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身幸福時，如何有助於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的展如何庇護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3-4-3 舉例指出人類之異質性組合，可產生同質性組合所不具備的功能。

3-4-4 說明一個多元的社會為何比一個劃一的系統，更能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

3-4-5 舉例指出某一人類團體，因有重組之可能性，且被論功行賞，所以日漸進步。

3-4-6 舉出歷史上或生活中，因缺少內、外在的挑戰，而使社會或個人沒落的例子。

意義與價值部份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4-4-3 了解道德、藝術與宗教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理。

4-4-5 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自我、人際與群己部份

5-4-3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權力、規則與人權部份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響。

6-4-2 以歷史及當代政府為例，分析制衡對於約束權力的重要性，並推測失去制衡時權力演變的可能結果。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6-4-6 分析國家的組成及其目的。

生產、分配與消費部份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7-4-5 舉出政府非因特定個人使用而興建某些工程或從事某些消費的例子。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身，還會影響大眾，因此政府乃進行管理或干預。

科學、技術和社會部份

8-4-1 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類價值、信仰、態度如何交互影響。

8-4-2 分析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

全球關連部份

9-4-2 說明不同文化之接觸和交流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9-4-3 說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廣泛深入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影響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題。

9-4-4 分析國際間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途徑。

9-4-5 舉出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如環保、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分析其因果並建構問題解決方案。

9-4-6 討論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祉，並身體力行。

如果個人研判無誤，則這 36 條指標也可以稱的上是歷史的教育目標，易言之，即是目前我國國中階段歷史教育中，對歷史用處的看法。

倘若把上述所有學校歷史教育的目標稍作分析，將會發現，這些歷史教育的目標主要偏重在兩大方面，一是對歷史知識的認知，一是學生思考能力的培養。以我國國中歷史教育來說，個人認為部編本課程標準時代，似乎多偏重在歷史知識的認知而忽略歷史思考能力的培養；九年一貫課程標準則似乎反其道而行，偏重歷史思考能力的培養而忽略歷史知識的認知。坦白說，歷史知識的認知與歷史思考能力的培養是同等重要的，缺一不可。然而不論如何，所謂歷史的用處只有這兩大方面嗎？或者說，學校歷史教育目標下的用處可以涵蓋全部的歷史用處嗎？答案當然不是。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令人思考的問題是：學生從目前學校的歷史教育中，能夠得知歷史的用處嗎？眾所週知，學校為了實踐歷史教育，必須有所謂的歷史教材(教科書、講義、參考書或老師自編的授課內容)供學生上課及評鑑使用，以國中歷史教育而言，教科書的編寫必須按照課程標準中的歷史教育目標來撰寫，雖然歷史教育目標中提到歷史有許多的用處，但編書者受限於篇幅、受限於考試制度、受限於課程標準中教材綱要的約束以及自我主觀意識等因素，編寫出來的教科書不一定能發揮所該具有的歷史用處；又九年一貫課程標準雖然有能力指標而沒有教材綱要，但指標的判讀因人而異，編寫出來的內容也就大異其趣，是否完全符合歷史教育的目標或發揮該有的歷史用處也就無從得知。況且過去我國國中歷史教科書內容也沒有歷史用處的敘述，歷史老師依據教科書上課，也就幾乎不談，

完全要靠學生自行體會，試想學生體會得出來嗎？雖然八十三年部編本課程標準修訂要求歷史教科書敘述歷史的用處，而八十七學年度國中歷史教科書也依此標準編寫加入了歷史用處的敘述，但正如個人前述所云，受限於種種因素的限制，該教科書對歷史用處的敘述頗簡單扼要，授課老師若沒有加以補充闡釋，會不會造成學生以為歷史只有這些用處？至於九年一貫課程標準則沒有要求教科書敘述歷史的用處，所以按此標準編寫出來的審定本教科書也就不會有這樣的敘述，故關於歷史的用處，在九年一貫課程標準下，只好又回到原點，由學生自行體會。

由此可知，目前學校的歷史教育無法有效讓學生了解或得知歷史的用處，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終日忙於上課以及考試，自然也就把考試視為是學歷史的主要目的，易言之，在歷史教育中，歷史的用處變成以應付考試為主；這對整個歷史教育來說，可以說是嚴重的危機。依個人之見，要解決這項歷史教育的危機，則有必要將歷史的用處重新向學生作一番闡釋澄清。個人認為，課程標準中所規定的歷史教育目標因為考慮到實踐的問題，所以偏重在歷史知識的認知與思考能力的培養，但這並不能涵蓋歷史的全部用處，而真正歷史的用處應該是全面性、無所不包的，學校歷史教育目標下的用處只能算是其中的一部份。故基於這樣的理念，試著於下面提出個人對歷史用處的看法。

個人認為，歷史的用處大概可以分為實用與精神兩大層面，前者一般人比較容易察覺感受到，屬於普及化的，後者比較不容易令人主動察覺感受到，屬於潛移默化的，在層次上可能較前者為高。但若要讓大家了解歷史在精神層面的用處，可能要先有實用層面的了解為基礎才行，因為若沒有對實用層面的體會而直接談精神層面，除了少數對歷史有認識的人之外，大部份的人可能會連聽都不想聽，甚至覺得你在唱高調、說空話。就國中生而言，他們居處於半大不小的狀態，歷史老師們在向他們說明歷史的用處時，實用與精神兩大層面都可以談，不過在陳述表達時，還是以深

入淺出為原則，盡量以他們能夠聽得懂的口語方式來表達，在說明的順序上，還是以先談實用層面，後談精神層面的方式較佳。不過不論是談實用或是精神層面，或是兩者都談，基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動機與給學生正面的影響，老師們應盡量談歷史良好方面的用處，而避開談歷史壞方面的用處，如果真要談歷史壞的用處，也要從反方向引導學生思考或使學生引以為戒，並且在談的內容上，盡量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因為從具體到抽象的了解，還是比較容易習慣的模式，且可能更需要，茲深論於下。

在實用層面方面，包括學生在內的很多人，在被問到歷史有什麼用時，不是答不出來便是回答內容寥寥無幾。事實上，若我們靜下心來好好思考與觀察，將會發現，我們日常的一切都與歷史有關，『歷史』可提供相當切合實際的知識，其中包括生活上、政治上、經濟商業上、實用技術上、教育與教學上、藝術上 等各方面。

先就生活而言，例如平常我們在出遊時，常會到許多知名的遊覽勝地，而這些知名的遊覽勝地都有其背後歷史之所在，其中有些地方負責或管理的單位甚至還會出版該處的導覽手冊或簡介供遊客參閱，內容多少都附有歷史介紹在其中；即使是非知名的地方，也有其歷史之所在。因此，如果我們在出遊時，能對所到之處的歷史有所認識了解，便會發現它們更多珍貴、可愛有趣之處，在欣賞一草一木時，也會格外地特別有意義，而不會只是匆匆一瞥，走馬看花。而這種知性的旅遊或『深度旅遊』，往往會令人覺得有意義、印象深刻，與一般旅遊比較起來，樂趣更多收穫更豐富。又我們日常在看新聞或閱讀報紙時，內容往往也多與歷史有關，知悉歷史，將有助於我們對這些時事的認識與了解；例如民國 85 年台灣總統大選時，中共在台灣海峽試射飛彈，引起美國極度關切，甚至派遣航艦至此區域戒備，如果我們對歷史有所知悉，便能理解為何台灣選總統會引起中共與美國的關切；又如民國 90 年美國遭逢 911 恐怖攻擊事件，如果我

們對美國與回教世界關係之間的歷史有所了解，便不難理解美國為何會遭受恐怖攻擊；近者如美國出兵推翻伊拉克海珊政權，伊拉克人想籌組屬自己特色的政府，不願接受美國的安排等，背後也都有歷史的因素在其中。又如我們過年過節或者是平常生活中常有許多的風俗與禁忌，這些風俗與禁忌都有其歷史淵源與由來，例如過年然鞭炮、貼春聯、給壓歲錢；端午划龍舟、包粽子、製香包；中秋節賞月、吃月餅等，如果我們能夠對這些風俗禁忌的歷史與由來有所知悉，過節日時或者在實踐這些風俗禁忌時，將感覺特別有趣味及富有意義。

次就政治而言，歷史提供許多參政者從政或治國之道，身為一個政治人物(包括一般的大眾)，若能夠多接觸歷史，將有助於他了解當前政治局勢的來龍去脈，也有助於他在面對政治問題時，作出適當的反應或下正確的判斷及決策，這是為什麼古代人稱歷史為『帝王之學』的原因，舉例來說，像北宋司馬光所寫的《資治通鑑》，便可以給許多從政人士參考，柏陽把它賦予現代新的面貌使它易於為人所閱讀接受；前總統 李登輝先生從中國傳統經典《易經》中尋求政治哲理⁸，在談政治問題時，也常常引聖經上的歷史作為依據或例證來解釋自己政治上的所做所為；美國哈佛大學 Richard E. Neustadt 及 Ernest R. May 兩位教授在哈佛開『應用歷史』課程，以美國史上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為例子，來說明指導從政者該如何在決策技巧上不斷地進步，此課程吸引許多美國政府官員去聽課，課程內容並由兩位教授聯合出版成一本書，書名叫《歷史的教訓(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⁹；清代學者洪邁讀歷史有感而發，寫下《容齋隨筆》一書，對中共首領毛澤東的政治作為產生很大的啟示，成為他最愛讀的一本書之一；而時下也有不少書從歷史的角度出發，企圖從歷史中擷取智慧來供人們政治上的啟迪參考，如文字復

⁸ 湯芝萱報導，向古人取經——實用歷史叢書現況報導，《中央日報》，民 85 年 11 月 20 日，21 版。

⁹ Richard E. Neustadt 及 Ernest R. May 著，廖朝陽、王鴻仁譯，《歷史的教訓(Thinking in time: 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北市：聯經，民 80 年。

興出版公司向中國洽取版權出版的『謀略智庫叢書』中便有談及這方面的書，書名叫《成功政治謀略——活用中國歷史政治謀略》¹⁰；又如像當前台灣海峽兩岸為什麼會如此？兩岸關係該如何發展？兩岸未來該如何走下去？相信在回答這些政治問題時，若能夠向歷史求教，歷史將可以針對這些問題給我們適當的解答或參考答案。

其次就經濟商業而言，針對歷史上一些成功商人的事蹟，探討他們致富的原因及經營之道，或者研究人類某段時期所遭遇的經濟狀況，將對人們在未來商業經營、經濟發展分析及解決經濟問題上，有不少的助益，例如日本學者佐佐克明等人曾針對日本戰國時代人物德川家康作一番研究，將他的謀略精髓，包括戰術的啟示、待人處世之道、身心調養法等作一完整剖析，寫成名著《德川家康的大謀略》一書，該書不但許多政治人物愛看，書中所載德川家康式的精神、法則，更成為日本企業所倡導效法，堪稱為日本過去經濟奇蹟的智慧泉源；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曾出版一系列『實戰智慧』叢書，其中有兩本書名為《陶朱公商訓》、《商用德川家康兵法》，也分別以中國史上著名大商人范蠡及日本戰國人物德川家康的事蹟為範例來說明經商致富之道；台灣實學社出版《企劃孫子》一書，把孫子兵法用於商業上；日本西武商業集團首腦堤義明就因讀《荀子》一書得到啟示，認為公司員工如同荀子所云的『水』一樣，能載舟亦能覆舟，故極重視員工福利，又因荀子提倡人性本惡，而主張對人須加以訓練¹¹；黃文雄著有《競爭 EQ—歷史顯示的競爭法則》一書，歸納出八大原則、共八十條原理供想在政治、財富上成功的人參考¹²；中研院院士許倬雲著有《從歷史看領導》一書，書中以中國歷史做實例，來教導讀者該如何經營及領導公司企業¹³；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日本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美國微軟總裁比爾蓋茲、台灣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等無數現代知名企業家

¹⁰ 柴宇球主編，《成功政治謀略——活用中國歷史政治謀略》，北市：文字復興，民 89 年。

¹¹ 湯芝萱報導，同引前文，21 版。

¹² 黃文雄著，汪平翻譯，《競爭 EQ—歷史顯示的競爭法則》，北市：一橋出版，民 88 年。

¹³ 許倬雲著，《從歷史看領導》，北市：書評書目社出版，民 81 年。

的奮起事蹟，透過媒體及書籍報章雜誌的報導，他們的歷史，成為中小企業家取法的典範；過去造成台灣經濟起飛的『台灣經驗』，成為今日未開發國家想要積極學習效法的歷史經驗；幾年前發生在亞洲的金融風暴，台灣當時所作的有效應變措施，成為日後解決類似問題的參考；又如今日困擾全球嚴重的經濟不景氣，若全球當政或主其事者能夠多涉獵人類經濟方面發展史，從歷史中取經(例如把現在的經濟不景氣與 1929—1939 年全球經濟大恐慌作一比較對照等)，或許能夠找到共同的解決之道。

再就實用技術而言，在歷史上，人類常因需要做了許多的事(如興建築、治河流、建水壩、修道路、勘查地形、劃定疆界、報告風俗民情等)及為了生活而製造許多不同的器物(如農具、兵器、戰船、家俱及各式創作藝品等)¹⁴，其中有不少可供我們現代人取法、參考，甚至在技術及表現上還比現代高明，例如以建築來說，若我們想修築具有中國傳統風味或外國款式的建築，則必須從傳統中國及外國建築史中找材料，若想發揮創意自創建築風格，也可以將中外建築樣式融合在一起或僅針對中、外建築款式其中一項改良，至於怎麼設計、怎樣蓋才能讓人們住得舒服，相信前人的建築經驗也將會是很有價值的參考與建議。此外，現代是工商業社會，很多東西都已採用機器生產，機器生產固然快速節省成本，但產品缺乏特色，且有些關鍵特色是現代機器無法做出來的，故仍須以手工展現，而歷史上有許多器物的製作正是現代機器所無法製作或展現的，故須透過歷史對這些過去生產技術的傳承記載，將這些技術及器物重現，並將之傳承下去。

再就教育與教學而言，許多人可能不知歷史與教育及教學有何關係，事實上，過去歷史上曾發生的教育案例與教學經驗，是可以提供後進者在從事教學工作時研究與參考的，舉例來說，中國孔子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荀子主張人性本惡；西方主張所謂『愛的教育』

¹⁴ 馮明珠，清代檔案中的『實用圖繪』展述介，《故宮文物月刊》，14 卷 10 期，民 86 年 1 月，p66。

等，這些歷史上東西方的教育思想不正與我們現在的教育及教學有關嗎？又如西洋上古希臘時代哲學家蘇格拉底為了導正希臘世人的觀念，曾孜孜不倦地與人辯論，其對話式的辯論方法(辯證法)，成為日後教學上『詢問式教學法』的淵源，甚至運用在電腦教學程式的設計上。到底何謂對話式的辯論法？蘇格拉底不論是在與人辯論或在教導學生，常與對方採用對話對談的方式，透過不斷地質問，誘使對方做不正確的推論，使對方對自己既有的觀念產生矛盾和不滿，然後蘇格拉底再以其反面例證來突顯問題，藉以逐漸澄清對方的觀念和思想方法；在整個對話過程中，對方是主動的學習者和問題的解決者，而不是被動的接收者。一般而言，學生在學習某一知識領域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四種學習效果不彰的情形：一是不確定，二是不足，三是誤解，四是矛盾；前面兩種可採用補救教學的方式解決，而後面兩種則不光是要靠補救教學，還需搭配其他方法才能有效解決，而從蘇格拉底對話方式啟發而來的『詢問式教學法』正是解決這兩種問題的最佳方法¹⁵；因為透過這個方法，學生在老師的誘導之下，可以不斷地顯現、檢核、修正自己的想法，進而澄清自己的誤解及矛盾。當然，使用這樣的教學法在未達到目的之前，必須不斷地重複詢問、誘導、及檢核，如此可能會消耗課堂上許多時間，但倘若時間狀況許可的話，從事教學的老師不妨偶爾實施，相信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增進，是很有幫助的。此外，若你本身所從事的是歷史教學或研究工作，那歷史對你來說，有最直接、最重要及最大的用處，否則你便無法勝任該項工作。又如在過去，因為教育落後，許多人教育程度低落，甚至沒有接受教育，導致看戲成為大眾知識的來源之一，即使是過去受過相當程度教育的知識份子，如果沒有特別留意的話，在戲劇的耳濡目染之下，也難免會在不知不覺中把戲劇中所演的內容當成是正確的知識；而過去戲劇的題材大部份皆與歷史有關，

¹⁵ 張國恩、蕭榮修主持，《蘇格拉底對話在遞迴概念之矯治學習上的運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學系所，民 86 年 9 月，p1、8 9、13。

在這種情況下，使得過去許多人把戲劇誤以為是歷史，並以訛傳訛¹⁶。在今天，我們的教育整體上已較過去進步非常多，但社會大眾把戲劇內容誤以為歷史的現象似乎仍存在，因此，如果大家能夠多讀、多接觸真正的歷史，相信當能夠減低或避免這種誤解的發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課堂上從事歷史教學工作的老師，如果能用歷史指導學生在課堂上從事戲劇的表演，相信在提升學生歷史學習興趣與效果上，將會很有幫助的。

另就藝術而言，歷史對於藝術的表現與創作，是很有用處的，例如在攝影方面，西方歷史上曾出現所謂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將人內在的潛意識世界用藝術表達出來)，影響所及，導致傳統攝影作品的內容題材從單純描繪外在的現實世界擴大到呈現人內在的精神世界，並進一步運用在電腦影像、服飾攝影及雜誌廣告上，稱為超現實攝影¹⁷。在今日，倘若吾人能對超現實主義的歷史有所認識，相信在從事這方面的攝影時，會給我們帶來不少的助益。

又如在音樂方面，華人一向有豐富的音樂傳統，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風格的音樂產生¹⁸，到了民國時代，華人音樂起了劇烈、混亂、矛盾的變化；一方面傳統音樂面臨崩潰動搖狀態，一方面學校音樂教育全盤採西方那套，導致傳統音樂面臨極大的挑戰¹⁹。今天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過去所謂東西方的音樂衝突、孰優孰劣的觀念存在，很多音樂人士在從

¹⁶ 這種過去誤把戲劇當歷史的情況見龔德柏，《戲劇與歷史增補版(上冊)》，原序一、原序二，台北：中美文化出版社，民56年5月，p1-4。

¹⁷ 詳情見游本寬著，《論超現實攝影：歷史形構與影像運用》，北市：遠流，民84。

¹⁸ 這些傳統音樂如：商周兩代開始，就有搭配文學上所謂的『頌』、『國風』、『九歌』及『離騷』等音樂；漢代因通西域，故從西域傳入大量的散樂百戲，漢武帝甚至設『樂府』機構，使胡樂漢樂有了進一步地融合；魏晉南北朝時代由西域傳入大量佛教思想，連帶也傳入佛教音樂，使華人音樂有了佛教特色；隋唐時代因為兼容並蓄，胡樂及俗樂(通俗流行音樂)流行，許多原本屬於胡人的音樂皆漢化成為漢人的音樂；宋、金兩朝時，除了胡漢混合的音樂外，民間的音樂也蓬勃發展，激發了戲曲的生長；元代時，蒙古人滅宋、滅金，並給中原音樂帶來了遊牧民族的原始成份，元代的雜劇更成為華人最早的完整舞台音樂藝術；明清時代，明代『崑曲』的出現，融合了過去元代南曲、北曲的風格，使華人戲曲音樂達到了一個高潮期，到了清代又出現『平劇』，平劇的出現到後來取代過去崑曲的地位，使得平劇音樂成為清代雅樂的主流，然而不論是明代的崑曲或是清代的平劇音樂，皆又同時影響了當時各地方的民間戲曲(如川劇、豫劇)的發展，使得明清時代華人的傳統音樂顯得多姿多彩，雖然當時也有外國音樂零星傳入，但影響不大。見史惟亮編著，《音樂向歷史求證》，序論——中國音樂的昨天，北市：中華書局，民74年5月，p1-4。

¹⁹ 同註18，p4-5。

事音樂創作時，可以自由的發揮，但是音樂創作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那就是靈感的來源，而一部豐富的音樂發展史，不論是華人的或是外國的，正是音樂創作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靈感泉源，即使不從事音樂創作，而從事音樂的復古、模仿角度來看，歷史更是提供了極大的用處，就算是一個單純的時下音樂演奏者，如果不能對他所演奏的音樂之歷史有所了解，那將會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再如在戲劇方面，戲劇是最能夠呈現歷史用處的地方，也是最能夠讓大眾直接感覺歷史存在的地方，除非你打算演時裝劇或科幻劇，否則絕大部份的戲劇皆免不了與歷史有關，尤其是以歷史為主要題材的歷史劇。像這幾年來，就有不少的電視劇、電影與歷史有關，向歷史取材²⁰，而中國傳統的戲劇題材則更是與歷史脫不了關係，光是根據龔德柏的研究，就有171齣戲，其中有不少取自三國演義²¹。雖然有人說，演戲嘛，難免會有真真假假在其中，何必太在意？此話固然有某些道理，但也不完全對，因為戲劇在編寫演出過程中固然可能受限於材料(相關資料未載或不詳等)或為達某種目的(如趣味效果、吸引觀眾、教訓等)而虛構誇張，但也不能錯的太離譜，除非你這部戲完全是為了搞笑、耍噱頭。以一般與歷史有牽涉的戲而言，至少要在歷史的大方向上能夠掌握，不要有太明顯的錯誤，至於完全以歷史為主要題材的歷史劇，則必須盡可能與歷史事實符合，可能連小方向細節都不能放過；舉例來說，以大方向而言，過去民間有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的傳說，拍戲時總不能把萬里長城拍成建築在南方、或者說孟姜女哭倒秦始皇的阿房宮吧！又如從小方向而言，史載楚漢相爭時期，西楚霸王項羽當時是在江邊拔劍自刎，演戲時如果把項羽演成是在江邊投

²⁰ 舉例來說，在電視劇方面，中國有電視劇『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宰相劉羅鍋』、『三國演義』、『大清藥王』等，台灣有電視劇『施公傳奇』、『衛斯理傳奇』單元劇『廖添丁傳奇』、『還珠格格』、『飛龍在天』、『青龍好漢』等，韓國有電視劇『明成皇后』、『商道』等，日本有電視劇『新幕府大將軍——德川家康』等；在電影方面，著名者有『臥虎藏龍』、『神鬼戰士』、『神鬼傳奇(一)(二)』、『搶救雷恩大兵』、『珍珠港事變』、『盧貝松之聖女貞德』、『莎翁情史』、『安娜與國王』等。

²¹ 這些與歷史有關的中國傳統戲劇見同註16，龔德柏，《戲劇與歷史增補版(上冊)(下冊)》。

水自盡，豈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因此，歷史對於戲劇是很有用處的，一部好的戲，應該盡量忠於歷史事實，尤其是歷史劇，上自編劇內容、導演，下至演員、服裝、道具器物等，都應該對歷史作考究：以編劇來說，若能多研究歷史，當不至於使寫出來的劇本錯的太離譜；以導演來說，若能對所要執導的歷史劇之歷史有充份了解，將不至於使整部戲走錯方向；以演員來說，若能夠熟知他所要扮演角色的歷史，將有助於他揣摩及詮釋所扮演的角色，使角色更逼真；以服裝道具器物來說，若能夠認真的考究歷史，將有助於這些器物的製作，而不至於牛頭不對馬嘴或者張冠李戴、突兀不搭調。即使我們不拍歷史劇，而想純粹拍搞笑、耍噱頭、顛覆歷史傳統的戲，也要熟知歷史，因為倘若對戲中原來的歷史不了解，那麼便無法得知自己這部搞笑劇要從哪裡誇張、搞笑做起。此外，就觀眾的角度而言，如果看戲的觀眾能具備與該戲相關的歷史基礎，相信這將有助於他欣賞該劇的演出，增加其趣味性，而不會看了半天不知道它在演什麼；也可以防止他把戲中虛構誇張的成份誤以為是真實的歷史。

其他如在流行方面，從事流行服飾、美髮及藝術創作的人都知道，人類的社會中沒有所謂絕對的流行與不流行；因為流行是一種相對的概念，過去褪流行的可能今日流行，今日流行的可能到了明天便褪流行；而在流行的內容上，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叫『前衛』創新，有部份成份相同的叫『融合』，全部完全一樣的叫『復古』。歷史透過紀錄，把人類這一豐富的流行過程及內容保留下來，使人類在追求流行時(如從事與藝術有關之各方面的設計及創作工作)，能夠隨時回頭參考，作為往前邁進的力量，無形中也促成了文明之進步，這是歷史對藝術的最大貢獻，也是最重要用處之所在。總而言之，歷史對於藝術各方面，是很有用處的。

又就心理及行為治療而言，歷史在這方面也是有用處的，舉例來說，1960年代，心理學家薩提爾女士(Virginia Satir)所創一種新治療方法『家庭重塑』法即與歷史有關。所謂家庭重塑法指的是提供一個機會，讓

人用長大以後的認知能力與擴大的視野，來重新回顧兒時的成長過程與家族歷史，以形成更新的印象；它的目的是要幫助探索者(限成年人)用成年人的眼光和理解，重新咀嚼自己過去在家中的學習，進而能對今天的自己產生新的領悟；這些領悟包括對『自己』、對『家』深刻地了解以及對父母及祖父母有更深刻地感謝與寬容諒解。然而為什麼從家庭、家族歷史出發？主要是因為家庭是每一個人的根，家庭經驗牢固地存在每一個人體內，影響到每個人長大後的人格、心理及行為；同時，每個人的能力、特質(優缺點)也來自於家庭，行為偏差也與家庭有關，故若能夠透過對家庭經驗的回顧與整理，將有助於每個人發現自己更多潛在的資源與一些自苦自限的來源²²。而整個『家庭重塑』過程中所需要用到的個人成長過程、家族歷史、家庭經驗等正好反映出歷史在這方面的用處。

又就考試評量而言，讓人直接感覺歷史存在最明顯的方式之一，便是歷史要上課，且歷史要考試，不論是小學、國中、高中甚至大學、研究所，都會因為不同的需要而考歷史。以國中國小而言，歷史作為國民基本知識之一，必須透過考試來鑑定學習效果；國中以後，除了鑑定學習效果之外，又為了升學需要，歷史更必須考試，尤其是就讀與歷史相關的科系，更是要考歷史；入社會之後，若要參加國家公職人員各項考試，擔任公務員，也要考歷史。因此，光從歷史要考試、要取得分數角度來看，歷史有這點最直接的現實用處；即使將來評量方式有任何改變，基於學習必須驗收成果的理念，仍免不了要接觸歷史。

此外，就其他方面而言，歷史也是很有實際用處的。例如在與歷史相關的各項產品方面，走進各種歷史文物的展覽場地，你會發現，場外會有許多與該歷史展覽相關的產品在銷售，如紀念複製模型、紀念T Shirt、歷史卡片、歷史文具、歷史書籍、歷史光碟錄影帶、紀念徽章標誌、紀念郵票 等，這些本來一般普通的東西，與歷史相結合後，附加價值便

²² 王行，《家族歷史與心理治療——家庭重塑實務篇》，北市：心理出版社，民83年3月，p67、69-70。

提高了不少。又現在是處於資訊時代，許多電腦資訊產品亦與歷史有關，先不論正規的歷史教學資訊軟體，光就老少咸宜的電腦遊戲軟體，有不少內容便是與歷史有關或是取材自歷史而開發設計出來的；如早期的三國志遊戲系列，以三國歷史為背景，發展至今仍在繼續發展，甚至發展成大富翁遊戲模式，並興起一股模擬歷史遊戲的風潮，這些遊戲著名者有：春秋戰國系列、楚漢相爭系列、拿破崙系列、凱撒大帝系列、信長之野望系列、世紀帝國系列、希臘神話系列、重要戰役系列、大航海時代系列、殖民帝國系列、軒轅劍系列等。總而言之，有許多類型的電腦遊戲皆以歷史為背景，喜好者若能多知道一些相關歷史內容，將有助於樂趣之提升。

又如在電視節目的製作方面，許多電視綜藝節目，喜歡出題目來考特別來賓或觀眾，如果能夠答對，便能得到獎金或獎品，而這些問答的題目，有不少是取材於歷史的。其他如在職業工作方面，講到職業工作，影響到個人的生計，與每個人關係密切，可以說是非常實用及實際的問題。如果我們稍微把前述所有歷史在實用層面的用處從頭到尾整理一下，我們會發現，歷史是社會上許多行業或許多工作的從事者所必須具備的知識；即使不是必備，也是屬於很重要的知識，有助於各行業、工作的從事及發展，這些行業工作有：政治人物、商人、企業家、經濟官員學者、實用技術家（如建築師、設計師、各類工匠等）、考古學者、古董古物鑑定專家及相關從業者（如典當業、古董及各級文物業、珠寶業等）、教育學者官員、教師、學術研究者、藝術工作者（攝影家、音樂家、戲劇家、導演、編劇、製作人、演員等）、流行業者（服飾業、美髮業、藝術創作者等）、心理學家及心理行為治療者、產品製造業者、電腦業者、觀光旅遊服務業者等，甚至連法官、新聞業者、出版業、舞蹈家也需要用到歷史，如法官可根據歷史判例及參考古代官員判案實例，來作為眼前複雜難決案件之判決參考；新聞業者尤其是記者、編輯在作新聞報導時，如果能加入歷史的成份，根據歷史及現況作分析，其報導將會更深入，更具有可看性；出版業者如

果要出版與歷史相關的書籍或刊物，則必須用到歷史；舞蹈家在編舞、從事肢體表演時，無論是復古或創新舞步，也可以借助歷史，向歷史找答案及靈感。因此，歷史可以說在許多行業及工作上展現出它的用處，如果你想要從事這些行業工作，或者是已經在從事中，善用歷史，相信它會對你有許多幫助的。

以上係就實用層面所作的討論，至於精神層面，正如前述，歷史在這個層面的用處，是比較不容易令人主動察覺感受到的，在層次上可能比較高，而且永遠存在，只要人的精神還處於正常運作的狀態，它便永遠存在。因此，若能夠讓一個人了解到歷史在精神層面上的用處，那他便不會因受外在環境現實的影響，而認為歷史無用或不重視歷史；甚至否認歷史存在的必要。故歷史在精神層次的用處，可以說是歷史最根本最重要的用處，它關聯到歷史在人心中存在的根本價值，是歷史作為一門知識或學科能否繼續存在的基本關鍵，也牽涉到學生學習歷史的最基本動機。以下係個人針對一般人所提出的有關對歷史精神層面用處的看法，內容大約有十點，皆與人類的心靈有關。

1 歷史可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與求知欲：若無特殊原因的話，沒有人天生下來便對這個世界的一切不產生好奇，也沒有人會希望自己腦袋一片空白，成為一個無知的人。事實上，當每一個人從一出生下來開始，他對這個世界的探險之旅便已展開，並且會隨著年齡的成長與需要，從事各種領域知識的探險，當他對歷史好奇，想多知道一些歷史或與歷史相關的東西時，透過閱讀與接觸歷史，可以滿足他這方面的精神需求。

2 歷史可以擴大我們的想像力，激發與增加我們的創意：以閱讀歷史作品為例，當我們讀到歷史書中對古代的描述時，由於我們無法親眼目睹當時狀況，尤其是在歷史圖像、文物資料遺留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常必須將書中的描述轉換成腦海中的想像，這就擴大了我們的想像力。此外，

我們在接觸歷史文物或從事考古時，如果文物本身不完整或歷史記載闕如不全時，也必須根據手中僅有的歷史資料及文物，發揮我們的推理及想像能力，將歷史原貌合理重現，這也是歷史在擴大我們想像力上的用處。另外，若我們要從事各種創作，當我們苦無靈感時，也可以從歷史中取材，或把前人的相關創作拿來研究，而得到另一種啟發，產生許多新的創作，這是歷史對人在創意激發與增加上的用處。

3 歷史可以擴大我們的視野：古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歷史也具備了這樣的用處，因為它替我們提供了許多超時空之旅，使我們超越個人有限生命的限制，縱橫古今，看到了古今中外許許多多的人事物；猶如旅遊各地般，增廣了我們的見聞，擴大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免於成為井底之蛙。

4 歷史可以培養我們包容、寬容與關懷的心胸：透過對歷史的接觸與學習，我們可以得知世界各人種、文明產生的由來與發展過程，藉由歷史的了解，進一步尊重各文明、包容各文明的存在，並達到文明間的寬容諒解，以美國於西元 2001 年發生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為例，如果美國能對回教文明有多一點的了解，多一點寬容體諒，降低一點回教世界對美國的仇視，也許 911 恐怖攻擊事件就能因此而避免也說不定。此外，經由歷史上對各文明間的關係與許多苦難國家的了解，以及體認人類歷史上衝突與戰爭的可怕，可以培養出我們悲天憫人的情懷，進一步產生關懷的心胸。

5 歷史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增長我們的智慧：歷史最特別的地方，是它提供過去人類各種行為的實驗結果(即經驗)，使我們在面臨同樣或類似情況時，不必親自再從事一遍，便可透過歷史性的思考預知其結果，作出較正確的選擇而盡量避免錯誤的發生，無形中也增長了我們的智慧；正如同老年人大體上總是比年輕人有智慧，理由無它，就在於老年人歷史經驗豐富，思考內容角度也因歷史經驗豐富而較完整周到，有如活字典，所以俗話才會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雖然有人說，知識的絕大部份是

經驗的凝結物和它的聯想作用，智慧則未必和經驗有直接關係，而且很可能先經驗而存在，同時，知識是外衍的，智慧是內衍的，在智慧的面前，知識有它的限度²³；此話固然不錯，但試著想想看，古今中外芸芸眾生之中，又有多少人天生智慧而不受經驗、知識教育的影響？大部份人的智慧都是從後天的經驗知識中啟發或培養產生出來的。因此，多讀歷史，從歷史中吸取前人的經驗，不但有助於我們思考，也可以增長我們的智慧。

6 歷史可以充實我們的內涵，提升我們的個人魅力：姑且不論極廣義的歷史，僅從歷史作為一門學問、有系統的知識來看，歷史知識涵蓋的範圍，可以說非常廣泛；任何知識學問，只要在後面加個『史』字，便成為歷史知識的一部份，如科學史、數學史、醫學史、建築史、文學史等。即使我們刻意把各門學問的專業歷史排除，僅就歷史這門學問本身來看(如我們一般在學校上的歷史課、受的歷史教育、讀的歷史書籍)而言，它的內容也是非常豐富。因此，如果我們能多讀歷史，多接觸歷史，多少一定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充實我們的內涵。一旦我們的內涵充實，表現在談吐的內容上，便會顯得豐富有料；當別人跟我們在一起時，便會發覺從我們身上可以學到許多東西，進而樂於與我們在一起，甚至因此對我們產生良好的印像及好感，無形中，我們個人的魅力、吸引力也跟著提高。故歷史對充實個人內涵與提升個人魅力，是很有幫助的。

7 歷史可以作我們的榜樣，提升我們的品德，並使我們學得許多做人的方法與道理：透過正確發揮歷史的鑑戒、勸善懲惡功能，可以使我們以歷史為榜樣，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當然，何謂正確發揮歷史這方面的功能？何謂善與惡？何謂賢與不賢？這牽涉到歷史的價值判斷問題，高水準的人也許能自行作正確的判斷，但一般的大眾可能就沒辦法，而需要歷史學家、老師來指引。一般而言，除了絕對善與絕對惡兩極化之外，大部份歷史上所發生的人、事、物都有善惡成份相雜在其中，正如俗

²³ 朱約農，知識 智慧 靈性，出自林景淵編選，《讀書樂——書評書目選集》，北市：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附設書評書目出版社，民75年4月，p215 216。

語所云：「凡事有利必有弊」。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在處理這類價值判斷時，必定根據證據說話，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在根據證據這個原則下，他可能把一件事（也許是一個人、一樣東西）抽絲剝繭，把其中善及惡的成份一個個指明出來；也可能根據所有善惡成份在這件事中所佔的比例，作一個整體歸向，指出它是善多還是惡多（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如果這件事善惡難判或者是善惡比例相當，他可能會不作價值判斷或指明它是功過參半（在功過參半中，還是可以得知哪些是功，哪些是過的）。大體而言，歷史上所發生的善與惡，除非爭議不下，否則大部份目前都已經過學者們的共識，而有一個公認的答案，有些公認的答案還很明顯，甚至達到眾所週知的地步。因此，只要我們選擇良好可靠的歷史讀物閱讀，虛心地向老師學習（大部份的老師都是合格訓練有素的，可以引導大家做正確的歷史價值判斷），並在心中有疑惑時，適時地向優良的學者、專家、老師及相關人物多方請教，便可正確地發揮歷史在鑑戒、勸善懲惡的功能，使我們的品德更加提升。此外，透過對歷史上許多事蹟的正負面省察與評價，也可以使我們從中學得許多做人的方法及道理，達到梁啟超先生所謂歷史的『益人神智』功用²⁴。

8 歷史可以提升我們對團體的認同感、向心力及凝聚力：只要不是扭曲歷史的真相或濫用歷史；只要不是為了達到不良的目的及企圖，基本上，歷史可以發揮它在提升團體認同感、向心力及凝聚力這方面的正面力量，其適用團體範圍，大至國家、民族，小至公司、學校、班級、家庭，都可以適用。舉例來說，當一個國家的成員、民族知曉自己偉大光榮的歷史時，他們會以身為這個國家、民族成員的一份子為榮，並向這個團體效忠（向心力），遇到團體有難時會團結起來（凝聚力）；相反地，當他們經由歷史認清自己的身份，或者是知道自己國家、民族悲慘的歷史時，除少數人之外，大部份的人也會因了解及同情、悲憤國家民族的歷史遭遇，更加

²⁴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附補編）》，補編部份：史的目的，北市：台灣中華書局，民70年6月，p11。

認同國家民族，在行動上團結起來，想要振興國家民族，這也是為什麼古人云滅人之國必先滅其歷史的原因。以美國來說，雖然美國建國的歷史不長，但其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套美國文化，在每個美國人身上都可以找到。美國人不一定以他們的歷史為傲，但卻以他們這一套由歷史發展下來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為傲；平常他們或許漠不關心國家，但一旦有外來威脅挑戰美國時，淺藏在美國文化及生活方式深處的歷史淵源，便會跑出來喚起或加強美國人的團結；像西元 2001 年美國遭逢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人的愛國心普遍被激起，美國人感受到國家、生活受到威脅，象徵美國歷史的國旗、國歌開始流行；美國小布希總統甚至在 911 紀念會場上，把美國歷史的獨立宣言重新拿出來朗誦，意在運用美國的歷史，喚起或加強美國人的團結，並支持他對恐怖份子的宣戰。以猶太人來說，自從上古時代猶太國家滅亡後，猶太人在世界上流浪數千年，但猶太人的宗教信仰及歷史不斷地告訴猶太人，要猶太人堅強地活下去，要猶太人努力為復國而團結努力，即使是遭逢二次大戰納粹德國的迫害，以及二次戰後猶太復國後多次的戰爭危機(以阿戰爭)，猶太人始終屹立不搖，宗教及歷史成為他們團結生存的最大力量，把所有猶太人給凝聚了起來。以中華民族來說，中華文明歷史悠久輝煌，在歷史上曾有不少盛世，歷史文化博大精深，使得中華民族一向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為榮；近代以來，受到東、西方列強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帝國主義的壓迫，產生了一連串內憂外患的歷史悲劇。夾在過去光榮歷史與眼前歷史發展的窘境之間，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興起一股救亡圖存的民族運動，過程雖然受挫不斷，但民族凝聚的力量則表現無遺，尤其是在對日的八年抗戰中特別明顯。

9 歷史可以宣洩、寄託、昇華、豐富情感：面對歷史上一連串可悲可喜、可歌可泣的故事，除非是麻木不仁的冷血動物，否則一定會牽動內心喜怒哀樂各方面的情緒，與歷史在情感上產生所謂的共鳴。例如看到祖先所留下來的豐富歷史遺產，在情感上會感到歡喜而引以為傲；看到歷史

上先人胼手胝足辛苦創業的過程，會產生體恤守成的情感，甚至想要完成先人的遺志而不敢懈怠；又例如當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不如意時，有時看看歷史上所發生的故事，發現其中有些情節、結局與我們所居的處境或遭逢的際遇相同相似，有些甚至比我們還慘時，可能會動容哭泣，個人情感因而得以宣洩抒解；也可能會因為故事內容的好結局，得知一切的苦難辛苦都是暫時的，體會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使情感得到寄託；甚至可能發現自己的這一點不如意，跟古人比較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不算什麼，體會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道理，直接超脫悲傷，昇華情感到怡然自得的境地。

10 歷史可以提供樂趣：當歷史大部份的用處都發揮不了時，歷史還有一個最基本的用處，那就是提供樂趣；尤其是當我們察知歷史與我們的現在、未來產生連結、息息相關時，歷史的樂趣更是無窮。許多喜歡歷史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覺得聽歷史故事很好玩，很有趣，而『很好玩、很有趣』指的就是歷史給他們帶來樂趣。歷史本身原就有許多有趣的人、物軼事記載，這些東西讀起來、聽起來常令人感覺有趣、快樂。更何況在了解一件事情、一件實物、一處遺蹟的歷史之後，愈能夠知道它的味道之所在，進而愈感覺出它的樂趣，亦即歷史的了解與樂趣的產生是成正比的。因此，對一個不喜歡歷史的人而言，他失去了許多得到樂趣的機會，所以說，歷史對於樂趣的提供，是有用處的，它是我們日常生活與人生樂趣的泉源之一。

以上實際與精神兩大層面，是我對歷史用處的看法；事實上，每一個層面的內涵及內容是很豐富，也是無限的，並不限於本節所提出的這些；本節所提出的，只是其中可供參考的一小部份而已。個人希望，這種對歷史用處的廣泛看法，能夠出現在教科書的內容中，藉以改變傳統人們對歷史用處的看法，而且希望教科書能夠在篇幅上有某種程度的敘述；如果不

能，至少也要交待清楚，不要讓學生誤以為歷史只有某些用處。當然，更重要的是希望授課老師不論教科書上有沒有敘述，都能夠對學生闡明歷史的用處。然而不論如何，歷史本身並沒有所謂有用與無用的問題，只有人才會去感覺有沒有用；人之所以會感覺歷史無用，是因為他覺得歷史與他無關聯、關聯性不高或者是不知道歷史真正用處之所在，而這樣的感覺有嚴重的功利現實傾向，但我們不能怪人有這樣的傾向，因為這是人之常情，就好像當年孟子見梁惠王時，梁惠王的反應一樣——梁惠王問孟子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²⁵。最後，我想說的是：面對歷史、學習歷史的態度不能太現實，不能說感覺有用才接觸、學習，感覺無用便不接觸、學習；要知道，今天感覺無用的，也許哪天會成為有用也說不定。或許有人會說，等需要的時候再說，但俗話說：「書到用時方恨少」、「凡事有備無患」；臨時抱佛腳或許有用，亡羊補牢也或許為時不晚，但與其匆忙抱佛腳上陣，或者發覺後悔之後才做，那種辛苦與痛苦我想是不言而喻的，故在此希望大家都能夠有這樣的體認，並能對歷史在這方面有一番新的認識。

²⁵ 孟子，《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出自(宋)朱熹撰，《四書集註》，北市：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印行，民 67 年，p457。